

《盱坛直论》

《盱坛直论》序

杨起元

不佞起遇吾师近溪先生也晚，盖师倡学于海内有年矣，起有所闻，实得之文塘黎丈，起之晤黎丈，如获拱璧也。既而面证于师，所谓鱼水，所谓时雨，真沛乎其纵大壑，而泠然其御长风矣。时即知有吴郡鲁川曹丈为同门上首，而未之觐，嗣于师《荣哀录》中见丈之所称述，意其蕴藉之深也。万历丙申，起以贰容台至留都，师门诸友前后来会，鲁川丈亦俨然临之，语数日夕，殊悦我心。嗣后时相促膝，罄吾师之所传者为起道之，起益若泛巨溟而游清都，诚有闻所未闻者焉。盖文塘丈之所得迥易而直截，鲁川丈之所得宏深而莹彻，虽均之饮河，均之出蓝，而鲁川丈之于吾师者，今得之于曹丈也。迩起卧疴罗浮，有友自吴中来，出鲁川丈所汇师门《直论》一编，不佞盥而卒业，辄举手而加额焉。盖丈以时之为师学者，多影响于学乐，而黏著夫当下，未有以睹其全而阐其奥，且有疑信吾师而未知所适从焉者，故揭此以为指南。丈之为意诚溥，而为心亦苦矣。起菲浅，何足以知师，敢因丈之所论者告诸同志，庶几乎有如挹吾师之音容而聆吾师之馨咳者，其在斯欤！其在斯欤！新安余生、永宁周之训辈，私淑吾师，一见是

编，服膺不置，亟请付梓。不佞爰书数语弁之，俾吾师之道如日之中而為有目者所共瞻云。

鐫《盱坛直詮》序

程开祜

祜少未聞學，幸得逢一二良友，乃稍稍知所向。方每欲匯輯古先聖大訓格言可為入道之門者，傳之人人，俾往者不至漫沒，而來者有所繼。久聞盱江近溪羅先生者，我昭代大儒也，其學獨得宣聖之大，以明明德于天下為宗旨，以孝弟慈為實際，以不學不慮之知能為運用。歷官守令、藩臬，卓成安攘，悉奏膚功。更惓惓以講學作人為務，無論潛見，罔非此事，周游商証，通人求友，足跡遍海內。隨處有會，會必累日，至者日加眾。凡所聞發，閎朗直截，愜當人人心，聞者感動奮發。所紀會語會錄，無慮數十百種。每以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，為諸人士敷宣闡釋。嘗曰：“我太祖聖諭，直接堯舜之統，學者能時時奉行，即熙然同游堯舜之世矣。”斯志也，所謂祖述憲章，不厭不倦者非耶？先生沒後，又幸得吳門魯川曹先生羽翼表彰，發先生之奧旨，一時翕然向風。慮先生生平記錄，分布雜出，學者罕見其全，况窺其要？于是匯輯詮次為一書，以示嶺南楊太史。太史善之，定名曰“盱坛直詮”，而羅先生精蘊盡在是矣。友人手錄是編，傳于吾郡，祜見之嘆曰：“甚矣哉！曹先生苦心也。”古聖絕學，非得盱江不振；盱江嫡派，非得吳門不傳。是書所關係學人甚大，乃亟取而授之梓，

以见千古圣学之统。惟此精神贯通，继往开来，愿览者悉同此普心云。
新都后学程开祜仲秩甫撰。

上卷

吴郡门人曹胤儒编次

东粤门人杨起元校正

新都后学程开祜重校

余永宁、周之训、贺大猷、程开社、范廉、程允功、程石麟同阅

建昌文塘黎子允儒携先师近溪子集及诸会语访复所杨少冢宰于罗浮，少宰展卷读竟，自谓忽觉超然脱系，翩然出樊，纵步于莽苍广漠之墟，而翻飞于九万里之上。然后叹曰：“道其至矣乎！”而为之颂曰：简则有功，易则有亲。纤毫费力，尚隔一尘。然后知此学之为难也已。

或问：“《大学》一书，吾人入道全功，最当急于讲求者，其宗旨何如？”

近溪子罗子曰：“孔子之学，在于求仁，而《大学》即是孔门求仁全书也。盖‘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’，故大人联属家国天下以成其身。今观‘明明德’而必曰‘于天下’，则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。其精神血脉何等相亲？说‘欲明明德于天下’而必曰‘古之人’，则我之明德亲民考之帝王而不缪也。其本末先后尚何患其不止至善也？细玩首尾只此一意，故此书一明，不惟学者可身游圣神堂奥，而天下万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。大哉仁乎，斯其至矣！”

近溪子曰：“明德犹烛也，明明德于天下，犹烛燃而举室皆明也。烛不足以明一室，烛非其烛矣；明明德而不能明天下，德非其德矣。如是而为明德，如是而为大学，此之谓大人。”

子曰：孔门宗旨在于求仁。仁者人也，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，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大矣。《大学》一书，联属家国天下，以成其身，所以学乎其大者也，然自明明德始焉。明德者，人之所不虑而知，其良知也，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，无不知敬其兄者也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长吾长以及人之长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而家国天下运之掌矣，故曰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。

问：“《大学》‘明德’、‘亲民’还易训解，惟‘至善之止’则解者纷纷，竟未能惬人意，何也？”

子曰：“规矩者，方圆之至也；圣人者，人伦之至也。只识得古圣为明亲之善之至，而明德、亲民者所必法焉，则《大学》一书，从首贯尾，自然简易条直而不费言说也已。”

问：“‘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’，可即是至善否？”

子曰：“此古者的有所指，即尧舜是也。故曰：‘克明峻德，以亲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，协和万邦，黎民于变时雍。’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，物之本末，事之终始，知所先后，而不乱者也。是为明明德、亲民之至善，足为万世之格则，而万世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者之所必法焉者也。”

问：“《大学》篇名现存《礼记》，不知此篇与礼何关？”

子曰：“礼有经有曲，世人辄指一事一时言礼者，皆曲而非经也。若论礼经，则真是天之经、地之义，纲纪乎人物，弥纶夫造化，必如《大学》规模广大，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周流贯彻，乃始足以当之。其间字字句句虽笔之孔子而非始于孔子，盖孔子一生要仁天下、仁万世，既竭心思于是，必继之以先王之道，而仁始足以覆天下万世矣。故‘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’，六经皆是此意。而《大学》独曰善之至、曰物之格者，则尤是六经之精髓，而为礼之大经、仁之全体也。学者漫谓本心自足，而辄以意见仿佛为之，家国天下得其平焉者罕矣！”

问：“古圣至善，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，则孩提爱亲、敬长，恐人人原自具足，何必切切焉谓当求诸古圣也哉？”

子曰：“‘中庸其至矣乎，民鲜能久矣！’夫至本中庸，即愚夫愚妇可以与知与能者也。至久鲜能，却是圣人亦是所不知不能，而必

俟夫聪明圣智达天德者也。故曰：‘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至矣夫！’此中庸之至，能于下愚而又神于天载，神于天载而亦能于下愚。则此时心体，果是四端现在。然非圣修作，则便终扩充不去。守规矩而为方圆，夫岂不易简也哉？若只徒求书中陈迹，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，则支离无成，与径信本心者，其弊固无殊也已。”

子曰：“人之所以为大者，非大以身也，大以道、大以学也。学大则道大，道大则身大，身大则通天下万世之命脉以为肝肠，通天下万世之休戚以为发肤，疾痛疴养，更无人我而浑然为一，斯之谓大人而已矣。”

子曰：“《易》云知始知至，《语》云知德知命，《中庸》云知天，孟子云知性，程子曰识仁，此与《大学》所云格物，其义一也。且所谓“物”，孟子先言之之矣，曰：‘万物皆备于我矣。’”

问《大学》宗旨。

子曰：“孔门此书，却被孟子一句道尽，所云‘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’。夫孩提之爱亲是孝，敬兄是弟，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。此之孝弟慈原人人不虑而自知、人人不学而自能，亦天下万世不约而自同者也。今只以所自知者而为知，以所自能者而为能，则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，便唤做明明德于天下，又唤做人人亲其亲长其

长而天下平也。此三件事从造化中流出，从母胎中带来，遍天遍地、亘古亘今。试看此时薄海内外风俗气候，万有弗齐，而家家户户谁不以此三件事过日子也？只尧舜禹汤文武便皆晓得以此三件事修诸己而率乎人，以后却尽乱做，不晓得以此修己率人，故纵有作为，亦是小道，纵有治平，亦是小康。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，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学术也。故仲尼将帝王修己率人的道理学术既定为《六经》，又将《六经》中至善的格言定为大学以为修己率人的规矩，而使后之学者于物之本末事之终始，知皆扩而充之，老吾老及人之老，长吾长及人之长，幼吾幼及人之幼，家家户户共相敬爱、共相慈和，虽百岁老翁皆嬉嬉然如赤子一般，便唤做雍熙太和而为大顺之治，总而名之曰‘大学’也已。”

子曰：“吾人此心，统天及地，贯古迄今，浑融于此身之中，而涵育于此身之外。其精莹灵明而映照莫掩者，谓之精；其妙应圆通而变化莫测者，谓之神。神以达精，而身乃知觉，是知觉虽精所为，而实未足以尽乎精也；精以显神，而身乃运动，是运动虽神所出，而实未足以尽乎神也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其心既统贯天地古今以为心，则其精神亦统贯天地古今以为精神。故其耳目手足、四肢百体、知觉固与人同，而聪明之精，通而无外者，自与人异；运动虽与人同，而举措之神应而无方者，自与人异。夫是以为人之圣善之至、学之集大成，而万世无复加焉者也。”

子曰：“孔门宗旨，只要求仁，究其所自，原得之《易》，又只统以‘生生’一言。夫不止曰‘生’，而必曰‘生生’云者，生恶可已也。生恶可已，则易不徒乾乾而兼之以坤，坤不徒坤坤而统之以乾。蟠天薄地而雷动满盈，形森色盎而霞蒸赫绚，横亘直达，遽入旁周，固皆一气之运化而充塞乎两间。然细观此气之流行布护，节序无不停妙；絪縕媾结，条理无不分明。则气也，而实莫非精之所凝矣。精固妙凝一气而贯彻群灵，然究竟精气之浩渺而无涯，妙应而无迹，莫之为而为焉，莫之致而至焉，则气也精也又莫非神之所出矣。兴言至此，则下至九地，上至九天，中及万民，旁及万物，浑是一个生恶可已，浑是一个神不可穷。”

子曰：“孔子曰‘心之精神是谓圣’，解者曰圣也者，通明者也；又曰圣也者，神明而不测者也。天下古今，岂有神而不明者哉？抑岂有神而不通者哉？明则无不知矣，通则无不能矣。明通皆自神出，则空洞绝无涯畔，微妙迥彻纤毫。藏用于溥博渊泉，而实昭然圣体，天也而未尝与人异也；显仁于语默云为，而实总是天机，人也而未尝与天殊也。”

子曰：“盈天地之生，而莫非吾身之生；盈天地之化，而莫非吾身之化。冒乾坤而独露，亘宇宙而长存。此身所以为极贵，而人所以为至大也。”

问：“《大学》以修身为天下国家之本，如何方是修身？”

子曰：“致良知则修其身矣。”

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

曰：“致良知，则家齐、国治而天下平矣。夫良知者，不虑而学，而能爱其亲，能敬其长也。故《大学》虽有许多工夫，然实落处，只是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。故上老老、上长长，便是修身以立天下之大本，民兴孝、民兴弟，便是齐治平而毕修身之用也。天德、王道一并打合，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学，其从心不逾之矩，即此个絜矩之道是也。统而言之，却不只是一个‘致良知’耶？故曰‘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，而大学之道备矣。’”

问：“孔子‘吾十有五而志学’章其旨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古书中言道虽多，至‘学’之一字，则间或见之，惟是吾夫子则专志平生，而论学不辍。古之圣人成道虽多，如清任与和，各以资质所近而力造其极。惟是吾夫子则述而不作，必求隆古至圣而学之，故曰‘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’。此章幸得晦庵朱先生，又能默而识之，其注疏云‘学者，大学也’。夫谓曰大学者，所以学乎其大者也。夫子平生亟称至圣者惟是文王，亟称大圣者惟是帝尧，则其所祖述、其所宪章，竭精会神以学之者，非二三圣人而何哉！夫惟道之极其至、道之极其大，则阆域幽遐、境界浩荡。虽其性灵天纵，而求以主张负荷，卓然屹立于宇宙之中也，须到三十而后能之，即今《大学》

圣经首言：道在明明德亲民止至善，知止而后定静安也。定而且安，非志之既立而何哉！自此之后，则于古圣信好愈益精专，敏求愈益奋励，以此而诚意，以此而正心，以此而修身，以此而齐治平，亦以此而明明德于天下，物则本末兼善，事则终始浑全。不惟放勋之睦族平章，光格上下；文德之刑于友善，运掌化成若合符节，而先后一揆。即遍考三王，俟圣百世，不外十年而俱可不繇不惑也已。想象吾夫子于此二十余年，精神意气近而本诸其身以有立，远而征诸今古以不疑。世道之经常、人情之懿好，联属统同，通天下国家而为一己，所谓‘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’。已是融通透彻，一以贯之而无入不得矣。忠恕，求仁之宗，的确必在此时。至于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而犹言可无大过，则又以此学，大至范围天地，难免无过。今考《易经》卦象，于大过，则曰‘君子以独立不惧’。却是圣人以天自处之，实际所谓‘天命于穆不已’，圣人亦纯而不已。不惟中心安仁，天下一人，而且时乘六龙，统天独御也。故赞《易》首言‘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！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！’可见上律下袭，与祖述宪章，总是吾人一个学，学总是一个大，范围天地固自不过，曲成万物亦自不遗。而子思子极其形容，则曰：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帔；譬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道并行而不悖，物并育而不害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故不惑、知命，始是学《大学》之到家去处，此后耳顺、从心俱是学《大学》之到家的征验去处。但耳顺是感乎其外而顺以应之，无非此学此大也；从心是动乎其中而广以运之，无非此学此大也。盖《大学》只是明明德、亲民。明亲之实，只是絜

矩上下前后左右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长吾长以及人之长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惻怛慈爱之真，盎然溢于一腔，诚感神应之妙，沛然达诸四海。吾夫子学至此时，果是大人、赤子，念念了无二体；圣心、天德，生生纯是一机。随众问辩，其所酬答，更无非此个孝弟慈；随机感触，其所好欲，亦无非此个孝弟慈。即如子路问志，便曰‘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’；子贡问仁，便曰‘己欲立而力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’。要之，耳顺只是一个絜矩，欲不逾矩，又岂不只是一个顺应也哉？如此以观吾夫子，其志方为大志，其仁方为纯仁，而其圣方为至圣也已。”

问：“夫子十五而志于学，学何学也？”

子曰：“学以成乎其人者也。故圣门宗旨，的在求仁，而曰‘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。’夫人生之初，则孩提是矣，孩提所知，则爱其亲、敬其长焉是矣。爱敬不失其初，则举此加彼，自可达之人人，联属家国天下，以成其身，人曰大人，学曰大学矣。然则吾夫子七十从心不逾之矩，其即所谓絜矩之矩，而曰‘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’正将运斯世之矩于其掌，而毕所学之志于其初者也。”

子曰：“孔氏之学，学仁也，仁则焉学哉？夫仁者人也，能仁夫人，斯人而仁矣。是故我与物皆人也，皆人则皆仁也，皆仁则我可以为物，物可以为我，是通天下万世而为一者也，通天下万世而为一人是人而仁矣。”

问：“孔子自志学，以至心不逾矩，矩是何物？”

子曰：“朱子云‘学即大学之道，则矩即絜矩也’。盖‘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’。明德之本来明者，即爱亲敬长，不虑而知，人皆无不有之者也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而莫不兴孝；长吾长以及人之长，而莫不兴弟；即明德之达诸天下，而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，治且平焉者也。大人之所以与天地合德，与日月合明，以至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岂复有他道哉？孔子生知安行，初年即有此意，但世界浩荡，常恐主持不去，而群言淆乱，又虑精一之难，故用力至五十，乃浑是不虑不学之体，而天命我知矣。以后受用，即孟子所谓‘乐则生，生则恶可已，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’者也。故此学只孔孟相符，至汉以后，俱绝响矣。”

子曰：“孔子十五而志于学，是大学也。大人之学，必联属家国天下以为一身，所谓明明德于天下也。今世上有志之士，或是功业，则功业成而心亦可了矣；或是道德，则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。惟孔子以天下人尽明其明德，方为自己明明德，此则竭尽平生心思，费尽平生精力，事必竟是成不得。事竟不成，则心竟不了，心竟不了则发愤忘食，亦竟至老而发愤忘食不了也已。”

问：“立身行道，果是何道？”

子曰：“大学之道也。《大学》明德、亲民、止至善，许大的事，

也只是立个身。盖丈夫之所谓身，联属家国天下而后成者也。如言孝，则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天下皆孝，而其孝始成，有一人不孝，即不得谓之孝也；如言弟，则必长吾长以及人之长，天下皆弟，而其弟始成，苟有一人不弟，即不得谓之弟也。是则以天下之孝为孝，方为大孝；以天下之弟为弟，方为大弟也。”

曰：“若如此说，则孔子孝弟，也不曾了得。”

曰：“吾辈今日之讲明良知，求亲亲长长而达之天下，却因何来？正是了结孔子公案。”

曰：“若如此说，则吾辈亦未必了得。”

曰：“若我辈真是为着孔子了公案，则天下万世，不愁无人为吾辈了也。即此可见圣人之心，只因他自不以为了，所以毕竟可了。若彼自以为了，则所了者，又何足以言了也？吾人学术大小，最于世道关切，大家须猛省猛省！”

问：“吾儒之学，其大如此，然必有所大处，不知何以见得？”

子曰：“圣贤之道，原从心上觉悟，故其机自不容已。否则矫伪而为之，又安能可久可大，而成天下万世之德也耶？孟子曰：‘万物皆备于我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’盖反求此身，本有真体，非意见、方所得而限量，潜于天地万物之中，而超于天地万物之外，浑然共成一个，千古万古更无能间隔之者，却非皆备于我而何哉？程子谓‘认得是我，何所不至。’若以己合彼，则犹是有二，又安得乐？抑又安

能联属天下国家以成其身也耶？”

子曰：“吾人此身与天下万世原是一个，其料理自身处，便是料理天下万世处。故圣贤最初用功，便在日用常行。而日用常行，只是性情好恶，我可以通于人，人可以通于物，一家可通于天下，天下可通于万世。故曰：‘人情者，圣人之田也。’此平正田地，百千万人所资生活，却被孟子一口道破，说道人性皆善。若不认得日用皆是性，人性皆是善，荡荡平平，了无差别，则自己工夫先无着落处，又如何去通得人，通得物，通得家国，而成大学于天下万世也哉？”

问“学而时习之”一章。

子曰：“吾夫子生平敏求学古，独是《易经》得力，首赞之曰：‘大哉！乾元，万物资始；至哉！坤元，万物资生。’及透悟将来，却统而言曰：‘生生之谓易。’又曰：‘元者，善之长也。’‘君子体仁，足以长人。’至是，天地物我，浑成一个，其根心积虑，固惻隐满腔，而启口容声，亦了无间别。于是其为学也，其为教也，皆是以仁为宗。吾夫子此个宗旨，既原得诸《易》，而《易》则原本诸天，天何言哉？极究其体，则止是时行而不息；博观其用，便是物生而不穷。夫惟其有得于时行之妙乎不息也，故语学则曰必以时而习之。习能如时，则心自悦之。盖天人虽远，机则潜通，故视听言动、食息起居，其施诸四体，而应乎百感。自孩提以至老耄，固皆时时变通，亦皆时时妙运。但非学则日用而不知，能学则乘时以习熟。夫习熟乘时，则其妙运愈见，其妙运愈见，则其默契愈深。而晦庵先生所谓‘其进自不能已者’，

固足形容其悦怿之机，而亦可想像其当可之妙矣。吾夫子平生自述其学而不厌者，不开卷而即了了也哉！夫学则乃尔，而为教亦然。盖惟其有得于天之物生而妙乎不穷也，故朋来必曰‘自远方’，朋自远来，则其心不止于悦，而必曰‘乐’矣。此意，惟孟子最善形容，曰独乐不若与人，与少不若与众。盖‘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’。夫物则何间于人哉？均此视听言动，均此食息起居，亦均此施诸四体，而应乎百感，所以谓之帝则，又谓之天则。德虽天然自有，然以时出之，乃称懿美，而人之好之也，自同一秉彝也已。悬想吾夫子，初去博学于文，而忽悟易经时习去处，极其欢欣踊跃。故即一鄙夫相问，已是两端必竭，况人多信从，而至于远方友朋，亦皆毕集。晦庵先生所谓‘德之所被者广，而道之所传者久’，则人固悦乐乎我，我尤悦乐乎人，盎然宇宙之中，浑是一团生意。吾夫子平日自述其诲人不倦者，又不可触类而长哉？夫时习而悦，已是可知于人，朋来而乐，又果是相知者众。此而不厌不倦，犹未见其极处，其或行修谤兴，德高毁来，而人不我知，却又能不愠，始表其为君子也。但

‘不愠’二字，今之为说者，皆云君子儒为己，故人虽不知，而其心漠然无所动于中。如此说‘不愠’，虽亦有理，而实则不然。盖圣人之所以谓己，是联属天下以成其己，岂止天下，即万世亦欲其相通而无间也。故曰：‘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’又曰：‘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。’‘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’然则所云不愠者，只是不敢尤人，而不患人之不己知尔。至反求诸己，以求为可知，则不至天下皆归，万世皆通，必不已矣。盖委咎乎人，则自己用功斯缓，不愠乎人，

则自己反求斯切。况吾夫子以仁为宗，则时时只见其妙于生，物物只见其同于生，统天彻地，贯古贯今。譬则身躯脉理，更无尺寸不联念虑，亦不忍尺寸不爱且养，间或手足痿痺，痛痒不知，决不愠而弃之，而必针砭药餌，汲汲皇皇，务醒觉而开通之也。如此方是诲人不倦的极处，亦是学不厌的极处。不厌不倦，方是仁其身以仁天下万世的极处。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？

子曰：“易有太极”，是夫子赞《易》之词，非《易》之外又有个太极悬在空中也。即如周子云‘无极而太极’，亦非太极之外又有个无极悬在空中也。

曰：“易之外固非别有太极矣，然易何以便谓之太极也？”

曰：“窃意此是吾夫子极深之见，极妙之语也。盖自伏羲文周三圣立画显象之后，世之学者观看便谓太虚中实实有乾坤并陈，又实实有八卦分列，其支离琐碎宁不重为斯道病耶？故夫子慨然指曰：此易之卦象，完全只太极之所生化。盖谓爻象虽多，均成个混沌东西也。若人于此参透，则六十四卦原无卦，三百八十四爻原无爻，而当初伏羲仰观俯察、近取远求，只是一点落纸而已矣。此落纸的一点却真是黑董董而实明亮亮，真是个圆陀陀而实光烁烁也。要之，伏羲自无画而化有画，夫子将千画而化一画，又将画而化无画也已。”

子曰：“‘天命之谓性’，正孔子所谓‘默而识之’、所谓‘知天地之化育’、又所谓‘五十学易，知天命’者也。盖伏羲当年亦尽将造化着力窥觑，所谓‘仰以观天，俯以察地，远求诸物，近取诸身’。其初也，同吾侪之见，谓天自为天，地自为地，人自为人，物自为物。争奈他志力精专，以致天不爱道，忽然灵光爆破、粉碎虚空，天也无天，地也无地，人也无人，物也无物，浑作个圆团团、光烁烁的东西，描不成、写不就，不觉信手秃点一点元，也无名，也无字，后来只得唤他做乾、唤他做太极也。此便是性命的根源。三代圣人如文王、周公俱尽心去推衍拟议，及到孔子，又加倍辛勤，韦编之坚，三度断绝，自少而壮而老，直至五十岁来，依然乾坤混沌、贯通一团而曰‘天命之谓性’也。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时，真倾泻银汉、尽吸沧溟，以将润其津唾、扶摇刚风、转旋灏气，以将舒其喘息，又何天之不为我而我之不为天、命之不为性而性之不为命也耶？自是以后，口悉皆天言，而其言自时；身悉皆天工，而其动自时。天视自我之视，天听自我之听，而其视其听亦自然无所不时也已。所以率此性而为道，其道则四达不悖，其学也又安得而或厌？修之而为教，其教则并育而有成，又安得而或倦也耶？”

子曰：“孔子云‘仁者人也’。夫仁，天地之生德也，天地之大德曰‘生’，生生而无尽曰‘仁’，而人则天地之心也。夫天地亦大矣，然天地之大，大于生；而大德之生，生于心。生生之心，心于人也。故知人之所以为人，则知人之所以为天。知人之所以为天，则知人之

以为大矣。圣门之求仁也，曰‘一以贯之’。一也者，兼天地万物，而我其浑融合德者也；贯也者，通天地万物，而我其运用周流者也。非一之为体焉，则天地万物斯殊矣，奚自而贯之能也？非贯之为用焉，则天地万物斯间矣，奚自而一之能也？非生生之仁之为心焉，则天地万物之体之用斯穷矣，奚自而一之能贯？又奚自而贯之能一也？是圣门求仁之宗也。吾人宗圣人之仁，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于万世也，固所以贯而运化之，一而浑融之者也。然非作而致其情也，天地万物也，我也，莫非生也，莫非生则莫非仁也。夫知天地万物之以生而仁乎我也，则我之生于其生，仁于其仁也，斯不容已矣。夫我生于其生以生，仁于其仁以仁也，既不容已矣，则生我之生，以生天地万物，仁我之仁，以仁天地万物也，又恶能以自己也哉？夫我能合天地万物之生以为生，尽天地万物之仁以为仁也，斯其生也不息，而其仁也无疆，此大人之所以通天地万物以成其身者也。”

子曰：“曾子曰‘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’，孟軻氏得之，曰：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。夫天地是乾坤之德久且大，而所由以著见者也。吾夫子赞《易》曰‘乾知太始，坤作成物’。夫《易》广矣大矣，资始万物，而靡一之或遗焉；博矣厚矣，资生万物，而靡一之弗成焉。要之，实一元之气，浑沦磅礴，浩渺无垠焉尔。是气也，名之为天则天矣，天固乾之所以始乎坤者也；名之为地则地矣，地固坤之所以成乎乾者也；名之为我则我矣，我固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。夫合天地万物，而知其为一气也，

又合天地万物，而知其为一我也。如是而谓浩然而充塞乎其间也，固宜；如是而谓大之至而弘足以任重，刚之至而毅足以道远也，亦宜。是故君子由一气以生天生地，生人生物，直达顺施而莫或益之也，本诸其自然而已也；乘天地万物，以敷宣一气也，充长成全而莫或损之也，亦本诸其自然而已也。

子曰：“宇宙间其一心矣乎！夫心，生德也，活泼灵莹，融液孚通，天此生，地亦此生也；古此生，今亦此生也，无天地无古今而浑然一之者也。生之谓‘仁’，生而一之之谓‘心’，心一则仁一，仁一则生无弗一也。是故一则无间矣，无间者，此心之仁之所以纯乎其运也；一则无外矣，无外者，此心之仁之所以博乎其施也。会而通之，吾兹有取于《易》之乾坤矣。夫易，生生者也，夫乾之与坤，易之生生所由以合德者也。乾一坤也，坤一乾也，未有坤而不始于乾，亦未有乾而不终于坤者也。乾之象曰‘君子以自强不息’，坤之象曰‘君子以厚德载物’。夫自以言乎其己也，物以言乎其人也，人己之间，以言乎强以健行而厚以持载也。善乎吾夫子之语仲氏也，曰‘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’，是强以健行，而乾之所以始乎坤者也；曰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’，是厚以持载，而坤之所以终乎乾者也。是故君子出门、使民，而兢业不忽，其必有所为矣；不欲于己，勿施于人，其必有有所主矣。说者以其不忽者而名之曰‘敬’，以其勿施者而名之曰‘恕’。予意其敬不徒敬，而舍恕则无所于为也；恕不徒恕，而舍敬则无所于主也。名之曰‘乾坤合德’，而莫非吾心生生之仁，贯

彻于人已之间，至一而匪二，浑合而弗殊者矣。”

问：“‘孔子圣之时’，似多得之学《易》而然？”

曰：“易象之赞必曰：‘时义大矣哉！’又曰：‘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’所以君子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而随时变易以从道也。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于此。惟孟氏独能知之，乃特称之曰：‘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’是以其立教乎人也则‘当其可之谓时’，其悦诸乎心也则曰‘学而时习之’。惟其教之当可也，故自不觉其倦；惟其习之以时也，故自不觉其厌。《论语》开卷便将一生精神全副打出，可见浑然一团仁体，顷刻便充塞天地而贯彻古今，是何等家风，何等滋味也！吾人岂可漫然轻看也哉？”

问：“孔子之时与颜子之复同异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颜子之一日复礼，是复自一日始也。自一日而二日以至于十百千万日，浑然太和元气之流行，而融液周遍焉，即时而圣矣。故复而引之纯也则为时，时而动之以天也则为复。时其复之所由成，而复其时之所自来也欤？”

问：“《易》为圣之时也，果为有据矣。不知如何将此时习以此立教也？”

子曰：“乾行之健即时也，自强不息即习诸己而训诸人也。初九

以至上九即时也，潜而弗用以至亢而有悔即习诸己而训诸人也。推之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皆时也，皆所谓天之则也，亦皆是习诸己而训诸人、奉天则以周旋而时止时行、时动时静也。推之即《中庸》所谓‘喜怒哀乐中节’之‘节’，亦即《大学》‘致知格物’之‘格’也。又推之礼乐之损益、《春秋》之褒贬、《诗》《书》之性情政事，更无出于‘时’字之外者矣！先儒曰：‘《易》其五经之原乎！’不明乎《易》而能明诸经者，难且甚矣！”

问：“颜子‘克己复礼’，今解作复卦之‘复’，则礼从中出，其节文皆天机妙用，所谓‘神无方而易无体’者也。乃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圣人定以礼经，传之今古，又若一成而不易者，何也？”

子曰：“子不观之制历者乎？夫语神妙无方，至天道极矣，然其寒暑之往来，朔望之盈虚，昼夜之长短，圣人一切可以历数纪之，至期吻合而无差焉。初不谓天道之神化而节序即不可以预期也。此无他，盖圣人于上古历元钩深致远，有以洞见其根柢而悉达其几微，故于其运行躔度，可以千载而必之今日，亦可以此时而俟之百世。此其尽性至命之妙，而实修道立教之准也。我夫子成身造士，一以求仁为宗，正千岁日至、其所洞见人悉达之者也。故复以自知，而天之根即礼之源也。所谓‘乾知大始’，‘通天时出’者乎！‘黄中通理，畅达四肢’，而礼之出即天之运也，所谓‘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’者乎！颜氏博文约礼，感夫子之循循善诱，是则三百三千而著之经曲之常者也。如有立卓，叹夫子之瞻忽末由，是则天根自复而化不可为者也。夫子

之为教与颜子之为学，要皆不出仁礼两端，而仁礼两端，要皆本诸天心一脉。吾人用志浮浅，便安习气，其则古称先者稍知崇尚圣经，然于根源所自，茫昧弗辨，不知人而不仁、其如礼何！是拙匠之徒，执规矩而不思心巧者也。其直信良心者，稍知道本自然，然于圣贤成法，忽略弗讲，不知不学礼、其何以立！是巧匠之徒，竭目力而不以规矩者也。善学孔颜以求仁者，务须执礼以律躬，而尤纯心以敦复。敦复崇礼又能考究百王、会通典礼，直至吻合圣神、归于至善而后已焉。是大匠之为方员也，巧不徒巧而规矩以则之，规矩不徒规矩而巧以精之。则其栋明堂而覆广厦，不将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于万世无疆也哉！”（广文书局《盱坛直诠》缺“易者，何也？……不将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于万世无疆也哉！”据《近溪子集》补）

子谓诸生曰：“汝辈为学，切忌帮补凑合。大抵圣贤立教，（广文书局《盱坛直诠》缺“子谓诸生……圣贤立教，据《明德夫子临行别言》补）言虽殊而旨则一。恍得一路以进，即可入道，若落补凑便成葛藤，终无成日。

孙怀智问本体如何透彻。

师曰：“难矣哉！盖聪明颖悟闻见测识皆本体之障，世儒以障为悟者多矣。若欲到透彻境界，必须一切剥落净尽，不挂丝毫始得，甚矣，透彻之难也。勉之！勉之！”

师谓怀智曰：“此学惟患性命之脉络不真，性命脉络不真，则天人之机絨不达，天人机絨不达，则精神之积累不恒，精神积累不恒，则生化之妙用又岂容袭取而强致之哉？予每对学人直以是告，而信者绝无一二也。”

或问修身为本。

师曰：“仁者人也，人浑然只是一个仁，便是修身为本。”

有顷，召诸门人及诸孙，手授《会语》八卷，且楷书《中庸》“大哉洋洋”之章，再三叮咛以别。诸孙问考终有何语，师曰：“诸事俱宜就实，孟圆则水圆，孟方则水方。”孙怀智问师去后有何神通，师曰：“神通变化，此异端也，我只平平。”

中午，益府左长史万君言策问疾。师命具纸笔，手书曰：“此道炳然宇宙，不待言说，古今自直达也。后来见之不到，往往执诸言詮。善求者，一切放下、放下，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？愿同志共无惑焉无惑焉！盱江七十四翁罗某顿首书。”书竟，授万已，拱立举手目送出，万出，则拜师于前堂，师犹遣人致逊谢语云。时海虞袁都督世忠为建昌总，目击其事。万出，遇袁，语云：“先生当弥留之际，志意

坚定，言动不失故常，字势遒劲，下列端整，且计日反，真如归故宅，一切放下，宗旨近于忘言也已。”

九月初一日，师自梳洗，端坐堂中，命诸孙次第进酒，各各微饮，仍对众称谢，随拱手别。诸门人曰：“我行矣，珍重珍重。”诸门人哭留，师愉色许曰：“为诸君，且再盘桓一日。”初二午刻，整冠更衣而逝。从午至申，坐不少偏，越日乃敛，颜色红活，手足绵软如生。

敛之日，门人云集，相向而哭，闻者不问远迩，即愚夫愚妇，莫不设位举哀，盱城内外，为之罢市，七日之内，悲号叹息，所不忍闻。

门人杨起元、董裕、詹事讲、萧彦、邓鍊辈数百人私谥之曰“明德先生”，就凤凰山之麓明德堂中立师祠，春秋祭享。迄今，祠中月联友为会，每会诵《近溪子全集》数条，共相劝勉云。

塘南王太常及师从弟汝贞、孙怀智所作师传记中有云：先生当太湖离任，邑吏以公费余金请受为路费，竟斥置官库而行。后署晋安道掾所，亲私阅案牍。其官迁转，不常卷经，数十年未刷，一刷可得金数百余。间请于师，师诵唐人诗“此乡多宝玉，慎勿厌清贫”句不置口，遂不敢复请。先生之介如此。至鬻产贷金以急师友之难，倾囊倒困以应饿乏之求，即人以礼馈随手、散施淡然。

问：“颜子请问其目，而孔子历指四个非礼，非礼不是己私，如何？”

子曰：“此条却是象山所云‘能以身复乎礼’者也。盖视听言动皆身也。视孰为视？听孰为听？言动孰为言动？皆礼也。视以礼视，听以礼听，非礼则勿视听。言以礼言，动以礼动，非礼则勿言动。是则浑身而复乎礼矣。此即非礼以见复礼，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见所欲与施也。皆反言以见正意。大约孔门宗旨，专在求仁。而直指体仁学脉，只说‘仁者人也’。此人字不透，决难语仁。故‘为仁由己’，即人而仁矣。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，故口口声声只说个性善。今以己私来对性善，可能合否？此处是孔颜孟三夫子生死关头，亦是百千万世人的生死关头，故不得不冒昧陈说。若谓众皆莫肯信从而且迁就，则当时子贡诸人已尝疑孔子是求之于外，乐正子已不信孟子为实有诸己，况七十之与三千？又况汉唐宋而失传以至今日矣乎？幸大家早共反求，以仁其身而仁天下、仁万世于无疆可也。”

问：克己复礼，以“克”作“能”，不识克伐怨欲“克”字，如何又专作“胜”也？

子曰：回之与宪，均称孔门高弟，亦均意在求仁，但途径却分两样。今若要作解释，则“克”字似当一样看，皆是“能”也。孟子曰：“仁，人心也。”心之在人，体与天通，而用与物杂，总是生之而不容己，混之而不可二者也。故善观者，生不可己，心即是天，而神灵不测，可爱莫甚焉；不善观者，生不可二，心即是物，而纷扰不胜，

可厌莫甚焉。然见心为可爱者，则古今人无一二，而心为可厌者，则古今十百千万，而人人皆然矣。盖自虞廷，便说“道心惟微”，果是心涵道体，神妙之难窥。“人心惟危”，亦果是心属人身，形迹之易滞。危而易滞，所以形迹在前者，满眼浑是物欲；微而难窥，所以神妙在中者，终身更鲜端倪。幸天生我夫子，圣出天纵，自来信好《易经》，于乾之大生，坤之广生，潜孚默识，会得人人物物，都在生生不已之中。引线之星火纤燃，铕炮之刚中爆发，一以贯之，不觉顷刻之间，仁体充塞乎天地人物而无间矣。故平生以为学、以为教，只是以仁为宗，期以号呼群生之醉梦而省觉之。无奈及门之徒，亦往往互相牴牾，惟颜子于其言语无所不悦，故来问仁，即告之以能己复礼，则天下归仁，能复，则其生生所由来；归仁，即其生生所究竟也。原宪却也久在求仁，然心尚滞于形迹，自思心之不仁，只为怨欲二端纷扰作祟，于是尽力斩伐，已到二端都不敢行去处，乃欣然相问，人能伐治怨欲，俱不敢行去处，仁将不庶几乎？吾夫子闻知此语，颇觉伤残，漫付之一叹，曰：可以为难矣。盖怨欲是人性生，今伐治不行，岂是容易？至说仁则吾不知也，却甚是外之之辞，亦深致惜之之意。宪竟付之不问，岂是其心犹疑圣言之不如己见也？噫！原宪且然，而樊迟诸子，更复何望？及门者且然，而汉唐诸儒又复何望？诚哉！道心之微，而难窥生理之妙而鲜识也。比至有宋，乃得程伯淳“浑然与物同体”之说倡之于先，陆象山宇宙一心无外之语继之于后。入我明来，尊崇孔、颜、曾、孟，大阐求仁正宗。近得阳明王先生发良知真体，单提显设，以化日中天焉。宁非斯文之幸而千载一时也哉？众共勉之，

众共勉之。”

子曰：“夫《易》者，圣圣传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，是故塞乎两间、彻乎万世，夫孰非一气之妙运乎？则乾始之而坤成之，形象之森殊是天地人之所以为命而流行不易者也。两间之塞、万世之彻，夫孰非妙运以一气乎？则乾实统夫坤，坤总归乎乾，变见之浑融，是天地人之所以为性而发育无疆者也。然命以流行于两间万世也，生生而自不容于或已焉，孰不已之也？性以发育乎两间万世也，化化而自不容于或遗焉，孰不遗之也？是则乾之太始刚健中正、纯粹至精，不遗于两间而超乎两间之外，不已于万世而出乎万古之先。浩浩其天，了无声臭，伏羲画之一以专其统，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，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以‘乾知太始’而独得乎天地人之所以为心者也。夫始曰‘太始’，是至虚而未见乎气，至神而独妙其灵，彻天彻地，贯古贯今，要皆一知以显发而明通之者也。夫惟其显发也，而心之外无性矣。夫惟其明通也，而心之外无命矣。故曰：‘复其见天地之心乎！’又曰：‘复以自知也。’夫天地之心也，非复固莫之可见，然天地之心之见也，非复亦奚能以自知也耶？盖纯坤之下初阳微动，是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真心也，亦太始之知而天心之神发也。惟圣人迎其几而默识之，是能以虚灵之独觉妙契太始之精微，纯亦不已而命天命也，生化无方而性天性也，终焉神明不测而心固天心、人亦天人矣。”

问：“复何以能自知也哉？”

子曰：“是有生而知之者矣：‘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沛然若决江河，莫之能御者也。’有学而知之者矣：‘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’有困而知之者矣：‘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’‘果能斯道而虽愚必明者也’。”

曰：“孔子何以学而知之也？”

曰：“孔子志于学，学乎大学者也。学大学者，必先于格物。格物者，物有本末，于本末而先后之，是所以格乎物也。”

曰：“格物之本末，何以遂能独复而自知也哉？”

曰：“古之平天下者，必先治国，治国必先齐家，齐家必先修身。是天下本在国，国本在家，家本在身。于是能信之真，好之笃，而求之极其敏焉，则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，必有倏然以自动、奋然以自兴，而廓然浑然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莫知谁之所为者。是则神明之自来，天机之自应，若铕炮之药，偶触星火而轰然雷震乎乾坤矣。至此，则七尺之躯顷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气，倏忽而塞乎古今。其余形骸之念、物欲之私，宁不犹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哉？故《大学》一书，是孔子平生竭力《六经》而得的受用。如病人饮药已获奇效，却抄方遍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万众也。后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经书看过，当另作一般理会，久久有个独复自知之时，方信预言为不谬也已。”

问：“孔子以复礼答颜氏问仁，则所谓‘学易’者，即所以求仁矣乎？”

子曰：“学易所以求仁也。盖非易无以见天地之仁，故曰：‘生生之谓易。’而非复何以见天地之易，故又曰：‘复其见天地之心。’夫大哉乾元，生天生地，生人生物，浑融透彻，只是一团生理。吾人此身，自幼至老，涵育其中，知见纒为，莫停一息。本与乾元合体，众人却日用不著不察，是之谓道不能弘人也。必待先觉圣贤之明训格言呼而觉之，则耳目聪明顿增显亮，心思智慧豁然开发，真是黄中通理而寒谷春回。此个机括，即时塞满世界，了结万世，所谓天下归仁而为仁由己也。其根器深厚、志力坚贞的汉子，际此景界，便心寒胆战，恭敬奉持，如执玉，如捧盈。毫忽不能昧，便唤做研几。斯须不敢瞞，便唤做慎独。不落声臭，不涉睹闻，渊渊浩浩，唤做极深。坦坦平平，好恶不作，唤做君子依乎中庸也。盖此个天心元赖耳目四肢显露，虽其机不会灭息，而血肉都是重滞，若根器浅薄，知力怠缓者，则呼处或亦有觉，而受用却是天渊，反致轻视此理而无所忌惮，不免游气杂扰而成小人之中庸矣。孔门自颜子而下，鲜有不在此处作疑，故‘仁者人也’纵口说不倦而未有人听，‘从心所欲’纵身体不厌而无有人喜。走东走西，只是要依各人乱做，况无圣人亲自呼觉，又可奈何？其后却亏了孟子是个豪杰，他只见着孔子几句话头，便耳目爽朗，亲见如圣人在前，心思豁顺，就与圣人吻合。一气呵出，说道人性皆善。至点掇善处，惟是孩提之爱敬。达之天下，则曰道在迩，事在易，亲亲长长而天下平也。凭他在门高第如何争论也不改一字，凭

他列国君臣如何忿恶也不动一毫。只是入孝出悌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。看他直养无害，即浩然塞乎天地，万物皆备而反身乐莫大焉。其气象较之颜子，又不知如何？予尝窃谓孔子浑然是易，颜子庶几乎复，而孟子庶几乎乾。若求仁而不于易，学已而不于乾与复焉，乃欲妄意以同归于孔颜孟也，亦误矣哉！亦难矣哉！”

子因或问：“程子云‘孔子道大难求，学者须学颜子’，颜子有个学眼。复卦所许颜子庶几，只是‘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’。”

乃曰：“说《易》须先乾坤，乾坤须先复卦，乾坤二卦，虽不相离，而不可相并，六十卦皆是此意。故今说复，也要乾来照应。盖复之为候，是一年至日，于四时则其时为春首，于六气则其气为温暖。乾曰‘元亨利贞’，则是元之初起头处，融和温煦，天下万事万物，最可爱可喜，而为卦之善者也。然孟子形容这个善，却云‘可欲之谓善’，而孔子指点这个乾元，则又云‘元者善之长’，是复在六十四卦，岂不是第一最善者哉？今要解得复卦的确，须说复是复个善也。其复善，又是复善之最长，而不可以他卦例言也。又曰：复是一个而可两分，虽可两分而实则总是一个善耳。盖性善则原属之天，而顺以出之，知善则原属之人，而逆以反之。故孩提初生，其稟受天地太和，真机发越，固随感皆便欢喜。若人心神，开发于本性之良，彻底悟透，则天地太和，亦即时充满，而真机踊跃，视诸孩提又万万矣。又曰：复之一卦，学者只一透悟，则自身自内及外，浑是一个圣体，即天地冬

至阳回，顽石枯枝，更无一物不是春了。乐正子只缘未透这关，所以美大圣神，竟无他分也。”

问默而识之。

子曰：“此即程子所谓先须识仁也。盖仁者，浑然与物同体。此体既与物同，则教、学又岂容二哉？故教不徒教，而以学直己陈德而不敢欺也；学不徒学，而必以教与人为善而不敢私也。教学相长，人己夹持，以故有亲有功，可久可大，而又何厌倦之有哉？程子曰“以己合彼，犹是二物有对，又安得乐？”又曰“能存之而乐，亦不患不能守也”。

问：“程子既云‘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’，又云“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”，意果何如？

子曰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夫盈天地间只一个大生，则浑然亦只是一个仁矣。中间又何有纤毫间隔，又何从而以得天地、分得万物也哉？故孔门宗旨，惟是一个仁字，；孔门为仁，惟一个恕字。如云‘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’，分明说，己欲立，不须在己上去立，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；己欲达，不须在己上去达，只达人即所以达己也。是以平生功课，学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其不厌处，即所不倦处也；其不倦处，即所不厌处也。统天彻地，胶固圆融，由内及外，更无分别，此方是浑然之仁，亦方是孔门宗旨也已。”

问：“道有定体，学有成法。若学无成法，虽道有定体，恐亦不为我有，是否？”

子曰：“此语果然。岂惟学有成法？即默识亦有成法。”

曰：“如何是默识的成法？”

曰：“学是学为孔子，则吾人凡事皆当以孔子为法。孔子十五而志于学。今日便当向半夜五更，默默静静，考问自己的心肠，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圣贤耶？或只如世俗之见，将将就就，以图混过此生也。若将就混过，正是乡愿的本事，孟子骂他做德之贼，贼字是害字。盖此个念头，即是鸩毒刀兵，害了此一生也。以此做个的确规模，十五则决要志学，三十则决要立，四十则决要不惑，五十六七十莫不皆然。方才谓之学有成法。五更半夜，常以此去自考，便又谓之默而识之之成法也。”

问：“学者将天地万物一体处理会得明尽，则仁便可识，其功是否？”

子曰：“程子欲人先识者，识此仁也。仁者，天之生德，活泼泼地，昭著心目，苟一加察，即真机见前，仁识而天地万物自在其中矣。如入井一段，既是怵惕惻隐，则我与孺子，原如手之扞足、唇之护舌，又焉有二体哉？若先行理会，方可言仁，则孺子之救，逢人同之，非惟不必理会，而亦不暇理会矣。”

问：“浑然与物同体，视《大易》‘君子体仁’之意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圣贤语仁多矣，最切要者，莫逾体之一言。盖吾身躯壳，原止血肉，能视听而言动者，仁之生机为之体也。推之而天地万物，极广且繁，亦皆躯壳类也，潜通默识，则何我体之非物，而物体之非我耶？譬则巨釜盛水，众泡竞出，人见其泡之殊，而忘其水之同耳。孺子入井境界，却是一泡方击而众泡咸动，非泡之动也，釜水同是一机，固不能以自己也。”

问：“浑然同体，与兼爱之学何别？”

子曰：“体之为言，最可玩味，夫体即身也，头目居上，四肢居下，形骸外劳，心腹内运，而身乃成焉，爱岂无差等哉？”

或曰：“既是一体，终恐流于兼爱耳。”

曰：“君知所恐，自然不流矣，但恐君心或过于忍，无爱之可流耳。”

问：“孔子日志于道，只此一语，极是学者所当理会，亦是学者所难理会。盖天下古今惟是此道，若此道有真见，则志自不容已，志既不容已，则学之不厌、教之不倦，精神渐次坚凝，而圣人发愤忘食、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其阃奥，将自有入头处也。”

子曰：“诚然诚然，但今看来，道之为道，不从天降，亦不从地出，切近易见，则赤子下胎之初哑啼一声是也。听着此一声啼，何等迫切，想着此一声哑啼，多少意味。其时骨肉之情，依依恋恋，毫发也似分离不开，顷刻也似安歇不过，真是继之者善，成之者性，而直见乎天地之心，亦真是推之四海皆准，垂之万世无朝夕。舍此不去着力理会，其学便叫做远人以为道，纵是甚样聪明，甚样博洽，甚样精透，却总是无源之水，无根之木，用力虽勤，而推充不去。不止推充不去，即心身亦受用不来。求其如是而已，如是而人，如是而天下国家，如是而百年千载，我可以时时服习，人可以时时公共，而云学不厌、教不倦也，亦难矣哉！亦难矣哉！”

子曰：“夫天‘莫之为而为，莫之致而至’者也。圣则不思而自得，不勉而自中者也；学则希圣希天者也。夫欲希圣希天，而不求己之所以同于圣天者以学焉，安能至哉？反而思之，我之初生，一赤子也，赤子之心，浑然天理，其知不必虑，其能不必学，盖即莫之为而为、莫之致而至之体也。然则圣人之为圣人，亦惟以其不虑不学者，同之莫为莫致者。我常敬顺乎天，天常生化乎我，久之自成不思不勉从容之圣人矣。圣如孔子，其同天处更亲切焉。彼赤子之出胎而即叫啼也，是爱恋母之怀抱也。孔子却指此爱根而名之为仁，推充此爱根以为人。合而言之，曰‘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’。若曰为人者，常能亲亲则爱深，而其气自和，气和而其容自婉，不忍一毫恶于人，不敢一毫慢于人，所以时时中庸而位天育物，其气象出之自然，而功化成

之浑然也已。”

或曰：“赤子之心浑然天理固矣，但谓群圣之同天与孔子之尤加亲切，却只是个觉悟，所以说‘复其见天地之心’，便其觉悟处也。”

曰：“谓之复者，正以其原日已是如此，而今始见得如此，便天地不在天地，而在吾心。所以又说‘复以自知’。自知云者，知得自家原日的心也。”

或曰：“自家原有同天同地同圣人的心，每每迷而不悟，想久被世界一切纷华物欲之所蔽而然乎？”

曰：“尝观世人，亦有一种生来便世味淡薄、物欲轻少者，然于此一著亦往往不悟，纵说亦往往不信。此即果如阳明先生所谓‘个个人心有仲尼，自将闻见苦遮迷’也。盖人自幼时读书便用集说等讲解，其支离甚可鄙笑；何止集说，即汉儒去圣未远，其注疏汗牛充栋，而孝弟之道却看得偏轻，不以为意，蔓延以至后世，又何足怪？故尝谓，人之不悟，蔽于物欲者固多，而迷于闻见者不少。苟非遇先知先觉之人，为之说破，纵教聪慧过颜闵，果然莫可强猜也已。”

问：“‘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’何分别如是？”

子曰：“乾坤之德只是‘知’、‘能’两字，其实又只是‘知’之一字。盖生天生地、生人生物，透体是此神灵为之变化，以其纯阳而明故也。然阳之所成处即谓之阴，而阴阳皆明以通之，所以并举而言则曰‘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’，又曰‘乾知太始，坤作成物’。及

其兼统而言于乾则曰‘德行恒易以知险’，于坤则曰‘德行恒简以知阻’。究竟阳之初动为复，而曰‘见天地之心’，是复则明统乎始；曰‘复以自知’，是能则又果属乎知也已。”

问：“‘群龙无首，乃见天则’，敢问天则必如何乃可得见也？”

子曰：“据汝之问，果欲见天则乎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曰：“若天则可以见而求，可以问而得，则言语耳目各各用事，群龙皆有首矣，宁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？盖《易》之象原出自文王，《诗》之颂文王也必曰‘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’，又曰‘无然畔援，无然歆羨，诞先登于岸’，其所谓畔援歆羨者，岂皆如世之富贵外物哉？即汝曹今日欲求见天则之心也。故道岸之登不难，而歆畔之忘实难；帝则之顺不难，而知识之泯实难。”

曰：“若然，则吾将言语知识俱不用之可乎？”

曰：“即此不用之心与求见之心，又何所分别乎？”

问：“孔子于《易》未尝言礼，乃告颜子必曰‘复礼’者，何也？”

子曰：“复者阳而明者也。‘黄中通理，正位居体’，是身之阳所自明也。‘畅于四肢，发于事业’，是阳之明所必至也。故礼曰‘天理之节文’，而又曰‘时为大，顺次之’。夫复则天，天则时，时则

顺而理，顺而理则动容周旋、四体不言而默中帝则，节而自成乎文矣。复在乎己也夫！安得不动之而为礼也耶？是以孔孟立教，每以仁礼并言，盖仁以根礼，礼以显仁，则自视听言动之间而充之，仕止久速之际，自将无可无不可而为圣之时也已！”

问：“博约之训，孔门最重，而说者往往不同。愿求归一之旨。”

子曰：“吾侪有生天地之间，立志做个人品，须要先扩大一胸襟，次张一大眼孔，虽未即经纶天下大经，而经纶规模却该理会；虽未即立天下大本，而立本着落却要承当；虽未即知天地之化育，而化育来历却当探讨。昔颜渊问仁，夫子教以‘一日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’，子张问十世，夫子教以殷因夏礼，周因殷礼，而百世损益可知；至己则自云‘吾学夏礼，吾学殷礼，吾学周礼’，且叹曰‘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’。又曰‘为国以礼，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？’若夫《中庸》末后，其谓大哉圣人之道，而归之礼之三千三百；王天下有三重，而归之仪礼制度考文。故古今圣帝明王，纲维一代之乾坤世界，必有礼以纲维之；育养一代之民物生灵，必有礼以育养之；主张一代之教化风俗，必有礼以主张之。此一个礼，即天地之所以为命，帝王之所以为心，圣贤之所以为学。天下治乱攸分，总在礼之立不立，而尤在立之善不善与善之至不至也。天生夫子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只有《学》《庸》二书，其二书只重仁、礼二端。盖丈夫有生天地，头顶脚踏，肩任念存，此身之与乾坤，浑然一体，而谓之曰仁也者人也。

欲完此仁，须是有礼，欲得此礼到至善去处，则非一己之聪明所可拟议，一己之力量所可强为。如拟议、强为，出自一己，则所定之礼，未必能善，纵或有善，亦恐非其至也。故孔门立教，其初便当信好古先，信好古先，即当敏求言行，诵其诗，读其书，又尚论其世，是则于文而学之，学而博之。学也者，心解而躬亲，去其不如帝王圣贤，以就其如帝王圣贤，固不徒口说之腾、闻见之资已也。博也者，考古而证今，虽确守一代之典章，尤遍质百王之建置，耳目固洞烛而不遗，心思亦体察而无外也。此之谓博学于文。然岂徒博而已哉？博也者，将以求其约，约也者，惟以崇其礼而已矣。礼者，统之则为三纲，分之则为五常，而详之则为百行。会家国天下，而反之本焉，则在于吾之一身，身则必礼以修之，而纲常百行，动容周旋，必中其节文也。推此本身而联乎末焉，则通吾之家国天下，必礼以齐治平均之，而纲常百行，道德一而风俗同也。大丈夫有生天地间，其中心之主持树立，独专乎此，而无偏倚，谓之正心；其发念笃切肯到，独专乎此，而不他适，谓之诚意。此皆孟子所谓射之勇力、乐之玉振，而非其所先者也。若夫开心明目，则惟千古圣神之言，定为事物本末始终之格，至善而毫厘更无差失，知止而纤悉不可悖违。是则孟子所谓射之精巧、乐之金声，而不当或后者也。今观《大学》一书，自首至尾，总是援引六经格言，而旁加点缀发挥，便是博学于文，而曰：致知格物也。其点缀发挥，总是归宗于内之中正而无偏，外之整饬而不乱，便是约之以礼，而曰：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也。求其一言以蔽之，则其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人自法之；一字以蔽之，则仁而

已矣。然夫子言仁，每每先之以知，此其言礼，每每后之于仁。噫！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。然则所谓弗畔也者，其弗畔于仁矣夫！其弗畔于仁矣夫！”

或云：“天地人物，共此虚灵。至各人身中所谓心者，不过是虚灵发窍而已。”

子曰：“如此言心，恐犹然未见亲切。盖心之精神是谓圣，圣者，神明而不测者也。故善观天地之所以生化人物，人物之所以通彻天地，总然是此神灵以充周妙用，毫发也无间，瞬息也不遗，强名之曰心，而人物天地浑沦一体者也。子果于此体见得亲切，则言下便自洁净精微。若要语意精洁，须如精神谓圣，又须如神明不测，方是专主灵知而直达心体也。至若灵而谓之虚者，不过是形容其体之浩渺无垠。又灵而谓之窍者，不过是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。实在心之为心也，原天壤充塞似虚，而实则非虚；神明宥密似窍，而实则无窍。今合虚灵与窍而并言之，则语非洁净，理欠精微，所以知子之见，犹未为亲切也。”

子曰：“人之恒言，凡事务遇有善处，便多称良，则良亦似只是善，而善亦似只是良，无大分别。然经传中，又多以二字并举言之，则又似不能无所分别于其间者。即今想象而言，善则博大于良，良则真实于善。要之，善是成熟，得自人为处多，而良是根源，出自天然处多。又曰良字训作易直，易也者，其感而遂通之轻妙处也，原不出于思量；直也者，其发而即至之迅速处也，原难与以人力。所以良知

谓之不虑，良能谓之不学，却是虑与学到不得的去处也。试观今时章缝、胥徒之在列者，严恪端庄，非不礼文娴熟，然究其底里，可以语良者，则千百而鲜一二也。故忠信之人，始可学礼，粉地之洁，始可绘画。学者不思希圣希贤则已，若萌此个真志，当以孔子之‘仁者人也’、孟子之‘形色天性也’，反而求之，我此人也，如何即是仁哉？我此形色也，如何即是天性哉？次则以孔子‘率性之谓道’‘道不可须臾离’，孟子之‘良知良能不虑而自知，不学而自能’，又细细体认，道原不曾离我，我今又何曾离道？良知良能原不待思虑学习，我今纵不会思虑，而知岂非良知？纵不会学习，而能岂非良能哉？久久反躬寻讨，事事随处观察，冷灰星爆，火现光晶，赤子天性，恍然俱在，于时觉悟别开途径，而意味另显家风，孔子所谓道不远人、孟子所谓形色天性，了然亲见面目，而非忆想遥度。由是凡从前闻夫古圣之言论、见夫古圣之行履，备载于五经四书之中者，或相为感通，而其机愈显，或互为对证，而其益无方。如觉己之所知能轻易而失之太过，则以圣贤之成法而裁抑之；如觉己之所知能卑弱而失之不及，则以圣贤之成法而引伸之。务使五伦之纲常、百行之酬应，皆归纯粹之中，而无偏驳之累，则良不徒良而可以言善，善不徒善而可以言至矣。若知能本良，格则尤善，而学又必求达其极至，犹之昆山粹玉而加以雕琢之巧，丽水精金而贡以文章之美。岂不人人共羨奇珍，世世永为重宝哉！

子因人问《学》《庸》二书，答曰：此二书，却是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二句，足以尽其梗概。盖先王立教，本是欲人之皆为圣人，但不明性善，则无根源；不法先圣，则无规矩。然古先圣人所以足为作圣之规矩者，正以其只尽自己之性，只明己性之善，而更无纤毫之或取诸外也。今且不论其他，只说孔孟及门之士动以千百，岂不个个志凌物表，而见出人群者？但诲他尽己之性则从，诲他信己性之善以尽之，则疑矣；诲他学为尧舜则从，诲他只把孩提之孝弟去学尧舜，则疑矣。及门之士且然，则其他私淑教言以及后来想望丰采者，又将何如？圣人于此，也无奈之何，欲以尽言，而信从者寡；欲遂不言，而学脉永坠，于是笔此二书。其书虽各自为篇，而通贯只是一意。《中庸》虽若专言性善，而圣人所以尽性之底蕴具在也；《大学》虽若专言法圣，而性善所以成圣之脉络备存也。今且论天下，中从何来？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；庸从何来？乃中等平常之人也。今此中等之人，名以平常之辈者，又岂不谓各随己性，而简易率直也哉？此简易率直以为知，其知不须人思虑，却是阳明发越，而天命之照耀也；此简易率直以为能，其能不须人学习，却是阳和充盎，而天命之活泼也。故性不徒性，而为“天命之谓性”矣。夫此不虑之知，既为天知，则举千万人而可以与知；此不学之能，既为天能，则举千万人而可以与能。故道不徒道，而曰“修道之谓教”矣。夫此道，根诸命，显诸性，普诸教，则天与吾人更无一息之可离，而吾人于天又可一息之不畏也哉？但可惜百姓却日用而不知，故其庸常知能，原虽孩提皆良，后来无所收束，则日逐散诞，加以见物而迁，可好而喜乐辄至过甚，可恶

而哀怒辄至过甚，贪嗔横肆，将由恶终矣。惟是君子顾諟天之明命，性静时，惺惺然戒慎；性动时，惶惶然恐惧。于潜隐而常若昊天之现前；于微暗而常若上帝之临照。慎独既无须臾之或间，则道体自能恒久而不迁，率其简易之知以为知，而日夕安常处顺；率其简易之能以为能，而随处有亲有功。既无作好，亦无作恶，则性善之中，任其优游；造化之内，亦从其出入矣。此则天然自有之定体，而贤圣不二之定守也。然岂惟未发而然哉？有时喜怒哀乐，或因物来而发，其完养保合，亦自有节而和。夫中和合德于君子之身，则命自己立，而教岂不自己行也哉？盖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，原可合千万人而归之一人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，原亦可以一人而公之千万人也。故君子致其中于天下，而必使人人之皆中；致其和于天下，而必使人人之皆和。要之，惟日用敬顺其天常，则物感斯安全于心极。天地之大，自中庸而定位于中；万物之繁，自中庸而并育于内。盖不已之命，为继善之所从出，而无妄之与，均成性之所同然，自非君子教道之修明，又何以见中庸之统一也哉？夫此道名之曰“中庸”，见天下万世，惟此是个恒性，惟此是个常德，而定下做圣人的准则，更不容你高着分毫，亦不容你低着分毫，而为王道之平平、王道之荡荡、王道之正直也。初则推本其出于帝天之命，所以表其为纯粹之极，故首叹之曰：中庸其至矣乎！中间将古今许多圣贤、圣贤许多德业，或从天而体之于己，或从己而契之于天，虽备称其为圣神功化之极，而实表显其为不虑不学之良。终则复叹曰：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其至矣乎！惟是此个中庸，首尾皆叹其为善之至，所以《大学》便将此至善欲人止之以为明

德亲民之规矩格则也。今此细心看来，《大学》一篇相似，只是敷衍《中庸》未尽的意义。如《中庸》说庸德庸言，而《大学》则直指孝弟慈，为天生明德也；《中庸》说修道成教，而《大学》则直指兴仁兴让，为与民相亲也；《中庸》说身心处，或略家国，说家国处，或略身心，而《大学》则直指本末只是一物，终始只是一事也，而中间更无缝隙也；《中庸》说修齐治平，圣人甚样神化，《大学》则直指只是“其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人自法之”即是神化，而俱在面前，一目了然也。要之，均言人性之善，亦均言人须学圣人，以尽所性之善。

《中庸》多推原古今圣人，由平常以造极至，而其言浑融含蓄；《大学》多铺张古今圣人成德以为行事，而其言次第详明。故虽均尽性，而工夫不同；虽均法圣，而规格却异。今且将《大学》首章请正之。夫天命流行，于穆不已，毕竟得日月之光照开朗，方显化工，在人之日月，则良知也。知为己子，则自以慈相亲，知为己父，则自以孝相亲，知为己兄，则自以敬相亲。天德之明，知之无尽，则人心之亲，亦相通无尽。古今圣人之学，所以为学之大，圣人大学之善，所以为善之至，吾人欲学其学之大，而可不求其善之至乎？于其善之至，能知止之，斯于其学之大，自尔得之。定静安虑四字，是形容知止之“止”字，本来纯一，亦是显现至善之“至”字，极其果确也。盖天下本末只共一物，未有枝叶而不原于根底，根底而不贯乎枝叶者也。天下终始只共一事，未有欲如此结束而不由此肇端者也。于此用功，而先后分晓，则明德以亲民，其道可以善，而其善方可以至矣。试观古之圣人，欲明明德于天下，夫欲明明德于天下，是本末一物而终始一事也。

他却所先而先之，治国齐家，而及于致知在格物也；于所后而后之，物格知至，而及于天下平也。悉心体认，作《大学》者其旨趣要此学学得大，而又要大学之道，道得善，善得至。明明德于天下而先之国家，国、家而先之身、心，原始要终，由天下之本及天下之末，而了天下之大物也。又曰：本之身心，以通乎天下国家，尽乎天下国家，而管之身心。其说在《大学》，更无详于“诚意”诸章，却总是称述六经贤圣之格言，以定立本举末之主意。即便是知止而有定，心正则是能静，身修则是能安，齐治平则是能虑而得也。至明言盛德至善，而民不能忘，复详所以没世不忘，却是亲亲贤贤、乐乐利利。至后面将亲亲贤贤演出许多：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。将乐乐利利演出许多：用人理财，要之上下四旁各得分，愿贯天下国家本末相共为一物，始终相共为一事。学问规模，果然是大。所引章句，一一俱出六经，所指德业，一一俱是帝王圣贤，序以循之，而条理之不紊；会以通之，体统之可一。学问格则，又果然合于人心之公，极夫天然之善而至也。夫孝是孩提而知爱，弟是孩提而知敬，慈是未学而养子。若非《中庸》推原出于天命之性，标显率为平常之道，何以使人人信从，而知为古今之学之大也哉？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直至知天地之化育。若非《大学》指陈为千圣之成法、万世之的训，何以使人人奋励，而必精造身心，大学之善之至也哉！呜呼！吾夫子在世七十余年，其心只以仁天下万世为心，其事只以仁天下万世为事，故曰：我学不厌而教不倦。今观二书，其真切恳到，令人人可以想见兴起而不容已矣。

问明德。

子曰：“明字，从日从月，天之所以为天者，以其有日月也。如非日月，则天之功用息矣。人之心则天也，心之知则日月也，故心之在人，自朝至暮，自幼至老，无非此知以为功用。舍知以言心，是无日月而能成天也，有是理哉？”

曰：“天无二日，则人亦明德焉足矣，乃云‘明明德’者，何耶？”

曰：“知一也，有自生而言者，天之良知也，所谓‘明德’也；有自学而言者，知己之有良知也，所谓‘明明德’也。又曰：圣人之言，原自一字不容增减，其谓明德则德只是个明，更说有时而昏不得也。”

曰：“明德如是，何必学以明之也？”

曰：“《大学》之谓明明，即《大易》之谓乾乾也。天行自乾，吾乾乾而已矣；天德本明，吾明明而已矣。故知必知之，不知必知之，是为此心之常知。而夫子诲子路以知，只是知其知也。若谓由此求之，又有可知之理，则当时已谓是知也，而却有所未知，恐非夫子确然不易之词矣。”

曰：“从来见《孟子》说‘性善’，而《中庸》说‘率性谓道’；孟子说‘直养’，而孔子说‘人之生也直’。盖谓性必全善，方才率得，生必通明，方才直养得。夫既有杂，则善便可率，恶将如何率得？若既有蔽，则明便直得，昏则如何直得？于是疑惑不定，将圣贤之言，

作做上智边事，只去为善去恶，而性且不敢率；只去存明去昏，而养且不敢直。卒之愈去而恶与昏愈甚，愈存而善与明愈远。今日何幸得见此心知体，便自头头是道，而了了皆通矣？”

曰：“虽然如是，然却不可遂谓无善恶之杂、无昏明之殊也。只能够得此个知体到手，便凭我为善去恶，而总谓之率性；尽我存明去昏，而总谓直养无害也已。”

《识仁编》云：朱子谓“明德者，虚灵不昧。”今若说良知是个灵的，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，殊不知要他精愈不精，要他明愈不明。若肯一切都且放下，坦然荡荡，更无戚戚之怀，也无憧憧之扰，此却是能从虚上用工了。世岂有其体既虚而其用不灵者哉？但此段要力量大，又要见识高，稍稍不伦，难以骤语。”

会中有讲《天命之谓性》一章及《颜渊问仁》一章，而请为和会者。

子曰：“天与人原浑然同体，其命之流行，即己性生生处，己性生生，即天命流行处。但一顾諛，则见得须臾难离，惕然警觉，恐然悚动，而光辉愈加发越，即是火之始燃，而一阳之气，从地中复也。地中即谓之黄中，中而通者，乾元之光明，知之所始也。乾知太始处，便名曰‘复’，复也者，即今子心顿觉开明，所谓‘复以自知’者也。

子心既自知开明，又自见光明愈加发越，则目便分外清明，耳便分外虚通，应对便分外条畅，手足便分外轻快，即名中通而理，所谓‘天视自我视，天听自我听，己身代天工，己口代天言也’。顷刻之间，畅达四肢，则视听言动，无非是礼，喜怒哀乐，罔不中节，天地万物，果然一日而皆归。吾仁以位之育之，而其修道立教之机，亦只反观一己身中，更不俟他求而有余裕也。故先儒有解‘克己复礼’，作‘能自复礼’，‘非礼勿视听言动’，作‘只此礼以视听言动’，更觉顺快也已。”

问：“阳明先生所指‘良知’在人心从何所发？”

子曰：“良知无从而发，有所发则非良知也。”

“然则何归？”

曰：“在天为天，在地为地，在人为人，无归无所不归也。”

“然则有动静之时否？”

曰：“亦无动静。”

曰：“若无动静，则起居食息都无分别乎？”

曰：“起居食息不过是人之事。既曰‘在人为人’，则人已浑然是个良知，其事之应用又可得而分别耶？”

曰：“良知完具于人，又有见与昧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见是觉处。知常而觉暂，觉之见于知，犹泡之见于水也。

泡莫非水，而见则有时。《中庸》‘见乎隐’是言觉，‘显乎微’是言知。孟子亦云‘先觉后觉’‘先知后知’也。”

问：“白沙陈先生云‘须静中养出端倪’，又云‘此心虚朗，炯然在中’，炯然者可即是端倪否？”

子曰：“是也。”

曰：“吾用功许久，而炯然端倪尚未有见，何也？”

子曰：“此个工夫亦是现在，且从粗浅处指与君看。”

子乃遍呼在坐曰：“汝等此时去家各远，试反观其门户、人物、器用，各炯然在心否？”

众曰：“炯然在心。”

良久，忽报有客将临。

子复遍呼在坐曰：“汝等此时皆觉得有客来否？”

众曰：“皆觉得。”

子曰：“亦待反观否？”

众曰：“未尝反观，却自觉得。”

子乃回顾初问者曰：“此两个炯然，各有不同，其不待反观者乃本体自生，所谓知也；其待反观者乃工夫所生，所谓觉也。今须以两个合成一个，便是以先知觉后知，而知乃常知矣；便是以先觉觉后觉，而觉乃常觉矣。常知、常觉是为圣人，而天下万世皆在其炯然中矣。”

问：“《会语》中谓‘不虑不学可同圣人’，今我辈此体已失，恐须学虑。”

子曰：“子若只学且虑则圣终不可望矣。”

曰：“何以解之？”

良久，谓曰：“子闻予言乃遽生疑耶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曰：“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？”

曰：“非欲之，但不能不疑也。”

子叹曰：“是即为不学而能矣。”

其友亦欣然曰：“诚然。”

子复呼之曰：“吾子心中，此时觉炯炯然否？”

曰：“甚是炯炯。”

曰：“即欲不炯炯，得乎？”

曰：“自不容已。”

子曰：“是非不虑而知也耶？”

问：“不虑而知，此只可在孩提时说，既长，则自有许多事物，如何容得不虑？”

子曰：“不虑而知是学问宗旨，要看得活，若说是人全不思虑，岂是道理？圣人见得世上人知处大散漫，而虑处大纷扰，故其知愈不

精通、愈不停当，所以指示源头，说知本是天不必杂以人为，知不待虑，不必起以思索。此则不惟从前散漫纷扰之病可以尽消，而天聪天明之用亦将旁烛而无疆矣。细推其立教之意，不是禁人之虑，却正是发人之虑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吾心良知妙用圆通，其体亦是洁净，如空谷声，然一呼即应，一应即止，前无自来，后无从去，彻古彻今，无昼无夜，更无一毫不了处。但因汝我不识本真，自生疑畏，却去见解以释其疑，而其疑愈不可释。支持以消其畏，而其畏愈觉难消。故工夫用得日勤，知体去得日远。今日须是斩钉截铁，更不容情。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，赤条条、光裸裸，直是空谷应声，更无沾滞，岂非人生一大快事耶？”

子曰：“人生天地间原是一团灵气，万感万应而莫究根源，浑浑沦沦而初无名色，只一‘心’字，亦是强立。后人不省，缘此起个念头，就会生做见识，因识露个光景，便谓吾心实有如是本体，实有如是朗照，实有如是澄湛，实有如是自在宽舒。不知此段光景原从妄起，必随妄灭。及来应事接物，还是用着天然灵妙浑沦的心，此心尽在为他作主干事，他却嫌其不见光景形色，回头只去想念前段心体，甚至欲把捉终身，以为纯一不已，望显发灵通，以为宇太天光，用力愈劳

而违心愈远矣。

子曰：“此心之体，极是微妙轻清，纤尘也容不得。世人苦不解事，却使着许多羸重手脚，要去把捉搜寻。譬之一泓定水，本可鉴天澈地，才一动手便波起明昏。世人惟怪水体难澄，而不知原是自己乱去动手也。”

子曰：“无方体则自然无穷尽，无穷尽则才是无方体也。故此段家风，更无容你著口著脚处。”

子曰：“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为复，而独于心识之炯然处求之，则天以人胜，真以妄夺。君试反而思之，岂尝有胸中炯然，能终日而不忘耶？事为持守，能终日而不散耶？即能终日，及夜则又睡着矣。请君但浑身放下，视听言动，都且信任天机，自然而然，从前所喜胸次之炯炯、事务之循循，一切不做要紧，有也不觉其益，无也不觉其损，久则天自为主，人自听命，所谓不识不知而顺帝之则矣。”

问：“吾侪日来请教，或言观心，或言行己，或言博学，或言主静，先生皆未见许，然则谁人方可以言道耶？”

曰：“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。”

众皆默然。有顷，一友率尔言曰：“终不然此小童子也能戒谨恐

惧耶？”

子不暇答，但徐徐云：“茶房到此，有几层厅事？”

众曰：“有三两层。”

子叹曰：“好造化，过许多门限阶级，幸未失足打破了瓿子。”

其友方略省悟，曰：“小童于此果也似解戒惧，但奈何他日用不知？”

子又难之曰：“他若是不知，如何会捧茶？又会戒惧？”

其友语塞。子徐为之解曰：“汝辈只晓得说知，而不晓得知有两样。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个知，此则不虑而知，其知属之天也。觉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个知，此则以虑而知，而其知属之人也。天之知只是顺而出之，所谓顺则成人成物也。人之知却是反而求之，所谓逆则成圣成神也。故曰：以先知觉后知，以先觉觉后觉。人能以觉悟之窍而妙合不虑之良，使浑然为一而纯然无间，方是睿以通微，又曰神明不测也。噫，亦难矣哉！亦罕矣哉！”

会中一友用工，每坐便闭目观心。子问之曰：“君今相对，见得心中何如？”

曰：“炯炯然也。但恐不能保守，奈何？”

曰：“且莫论保守，只恐未是耳。”

曰：“此处更无虚假。”

曰：“可知炯炯有个落处。”

其友颇不豫。

久之，稍及他事，随歌诗一首。

乃徐徐谓曰：乃适来酬酢，自我观之，尽是明觉不爽，何必以炯炯在心为乎？况圣人之学本诸赤子，又征诸庶民。若坐下心中炯炯，却赤子原未带来，而与大众亦不一般也？盖浑非天性而出自人为。今日天人之分，便是将来神鬼之关。能以天明为明，则言动条畅，意气舒展，不为神明者无几。若只沉滞胸襟，留恋景光，幽阴既久，不为鬼者亦无几。噫！岂知此一念炯炯，翻为鬼种，其中藏乃鬼窟也耶？”

子因一友谓“吾侪今日只合时时照管本心，事事归依本性”者，久反复订之而未解。时一二童子捧茶方至。子指而叹之曰：“君视此时与捧茶童子，何如？”

曰：“信得更无两样。”

顷之，子复问曰：“不知君此时何所用功？”

曰：“此时觉心中光光晶晶，无有沾滞。”

子曰：“君前云与捧茶童子一般，说得尽是。至曰心中觉光光晶晶，无有沾滞，说得又自己翻帐也。”

此友沉思，久之，遽然起曰：“我看来并未翻帐，先生何为此言？”

子曰：“童子现在，请君问他心中，有此光景否？若无此光景，则分明与他两样矣。”

曰：“此果似两样，不知先生心中工夫，却是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我的心，也无个中，也无个外；所用工夫，也不在心中，

也不在心外。只说童子献茶来时，随众起而受之，已而从容啜毕，童子来接茶瓯时，又随众付而与之。君必以心相求，则此无非是心；以工夫相求，则此无非是工夫；若以圣贤格言相求，则此亦可说‘动静不失其时，而其道光明也’。”

其友乃恍然有省。

子曰：“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，寂之与感，浑涵具在，言且难以着句，况能指陈而分析之也耶？但其妙用则每因人互异。故即心而言，其初只是一样；若即人而论，则世固有知为学与不知为学之分。人之为学，又有善用功与不善用功之别。其不知为学者，姑置勿论。即虽知为学者，而工夫草次，则亦往往不向本源求个清莹辄于末流图之。或当无事之时而着意主张，或于有感之际而尽力祛除。然见未透彻，把捉愈难。不惟寂体背驰，即感应未能安妥也已。惟夫明睿过人、资近上智者，则工夫不肯浪用，而汲汲以知性为先，究悉名言，询求哲匠，体察沉潜，而性命之蕴，能默识心通，便自朝至暮，纵应感纷纭，却直养之功荡平自在，静定之妙寂照圆通。世人则终身滞泥于感应之偏，而至人则无日无时而不从容于不动之中矣。”

曰：“今世亦有坚忍强学者，虽心体未透，然工夫深入，亦能于事变不动，难说其终不能寂也。”

曰：“此心至灵，何所不有？若果强而求之，岂惟事变不动？禅

家二乘者流，其坐入静定，固千百余岁而一念不起者。然自明眼观之，终是凡夫，而此心真体毫无干涉也。可不慎哉？”

问：“《大学》之首知止，《中庸》之重知天、知人，而《论语》却言‘吾有知乎哉，无知也’。博观经书，言知处甚多，而不识不知，惟《诗》则一言之，然未有若夫子直言无知之明决如此者。请问其旨。”

子曰：“吾人之学，专在尽心，而心之为心，专在明觉。如今日会堂，十百其众，谁不晓得相见，晓得坐立，晓得问答，晓得思量。此个明觉晓得，即是本心，此个本心，亦只是明觉晓得而已。事物无大小之分，时候无久暂之间，真是彻天彻地，而贯古贯今也。但人之明觉晓得，其体之涵诸心也，最为精妙；其用之应于感也，又极神灵。事之既至，则显诸仁，而昭然若常自知矣；事之未来，则藏诸用，而茫然浑然，知若全无矣。非知之果无也，心境暂寂，而觉照无自而起也。譬之身之五官，口可闭而不言，目可闭而不视，惟鼻孔无闭，香来即知嗅之，其知实常在也；耳孔无闭，声来即知听之，其知亦实常在也。然嗅之知也，必须香来始出，时或无香，便无嗅之知矣；听之知也，必须声来始出，时或无声，便无听之知矣。孔子当鄙夫之未问，却如音未临乎耳、香未接夫鼻，安得不谓其空空而无知耶？及鄙夫既问，则其事其物，两端具在，亦即如音之远近，从耳听以区分；香之美恶，从鼻嗅以辨别。鄙夫之两端，不亦从吾心之所知，以扣且竭之也哉？但学者须晓得圣人此论，原不为鄙夫之问，而只为明此心之体。盖吾心之能知，人人皆认得，亦人人皆说得，至心体之无知，则人人

皆认不得，人人皆说不得。天下古今之人，只缘此处认不真，便心之知也常无主宰，而杂扰以至丧真；只缘此处说不出，便言之立也多无根据，而支离以至畔道。若上智之资，深造之力，一闻此语，则当下知体即自澄澈，物感亦自融通，所谓无知而无不，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。噫！圣人于此，宁非苦心之极也哉？

问：“喜怒哀乐未发，是何等时候，亦是何等气象？”

子曰：“此是先儒看道太深，把圣言忆想过奇，便说有何等气象可观也。盖此书原唤做《中庸》，只平平常常解释，便自妥当，且更明快。盖‘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’，命不已则性不已，性不已则率之为道亦不已，而无须臾之或离也。此个性道体段原常是浑浑沦沦而中，亦常是顺顺畅畅而和。我今与汝终日语默动静、出入起居，虽是人意周旋，莫非天机活泼也。即于今日直至老死，更无二样，所谓人性皆善，愚夫愚妇可与知与能者也。而中间只恐怕喜怒哀乐或至拂性违和，若时时畏天奉命，不过其节，即喜怒哀乐总是一团和气，天地无不感通，民物无不归顺，相安相养，而太和在我大明宇宙间矣。此只是人情才到极平易处，而不觉功化却到极神圣处也。噫！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释《中庸》，亦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《中庸》也哉？”

问：“‘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’，其意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此圣人学问喫紧第一义也，切不可浅近而窥，轻易而说。常见学者每谓阳初生而微，岂未闻虞廷所谓道心惟微矣乎？盖心不微则不得谓之道，而几不微亦不得谓之阳也。故曰‘纯粹以精’，又曰‘洁净精微’，又曰‘诚神几曰圣人也’。故商旅之行，欲有所得者也；后之省方，欲有所见者也。今果会得此心浑然是一太极，充天塞地更无一毫声臭，彻表极里亦无一毫景象，则欲得之心泯而外无所入，欲见之心息而内无所出。如此，则其体自然纯粹以精，其功自然洁净而微，其人亦自然诚神而几以优入圣域，而莫可测识也已。”

问：“《易》首乾坤，而乾坤必先易简？”

子曰：“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”，今谓易简为乾坤所先，果是有见。但细细看来，学问固有先后，而其中尤有根源，论此二句，则知能又有根源也。盖言易则必有难，言简则必有烦。今世学者，每耽静趣，而事为多至脱略，未必非此误之。殊不思，本经云‘德行恒易以知险，恒简以知阻。’险阻则烦难未尝可略也。又云‘易简而天下之理得。’理以天下，则亦未尝脱略乎烦难也。惟是知能则首尾俱皆彻透，易而可该难，简而可该烦，所谓一以贯之，而为圣学之全者也。虽然，此‘知能’二字，本是《易经》精髓，然晦昧不显，将千百年于兹矣。古今惟是孔孟两人，默默打得个照面，如曰不虑而知，其知何等易也，然赤子孩提，孰知之哉？天则知之耳；不学而能，其能何等简也，然赤子孩提，孰能之哉？天则能之耳。想当时孟子只是从赤子孩提此处

觑破，便洪纤高下、动植飞潜，自一人以及万人，自一物以及万物，自一处以及万方，自一息以及万载，皆是一样知能，皆是一样不虑不学，岂不皆是一个造化知能之所神明而不测也哉！故曰：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则知天矣。今世学者，于赤子之良知良能，已久废置不讲，于孟子性善一言，则咸疑贰不信，又安望其潜通默识而上达乎乾坤之知能也哉？有志者，盍图之！”

问：“乾坤知能，世人果是久不讲明，今欲讲明，敢请指示个入处。”

子曰：“天之与人，其体原是一个，则所知所能，亦原是一般。今且于人之知能讲明，便造化之知能不愁无入处也。奈今之人于人之知能见之者亦罕矣。盖知能似有两样，若粗浅分别，则知能有至大至久者，今则忘其大而求之小，弃其久而索之暂矣，何其大也。自中国以及四夷，自朝市以及里巷，无人不有此良知良能，何等其大！自晨兴以至夕寐，从孩提直至老耄，无时不用此良知良能，何等其久！此个知能，平铺遍在圣凡，洋溢充乎宇内。性之原是天命，率之便是圣功，争奈他知则自然而知，不假些子思想；能即自然而能，不费些子学习。有知之实，无知之名；有能之用，无能之迹，究竟固云久大，当下却似枯淡。后世学者把捉不着，遂从新去学问，以开明其心，从新去效法，以强力于己。此其工夫，比之不虑不学之初，更有许多意趣；许大执持，确信以为入圣途径，授受传至于今。训诂蔓延充栋，

詎知四书五经之知能，不是今日之集说讲套也！”

或以为今之所谓知能果是纤细，而不可语大，间断而难以语久，但未知到得纯熟之时亦可以成道入圣否？

子曰：“世间各色伎俩，熟极皆可语圣，况以道而为圣乎！第孟子于此处极是判断分明，故曰：‘圣人之于天道也，命也。’可见圣人万千不同，天道则难得吻合。所以‘浩然’一章，历叙今古贤圣，而愿学只是孔子一人，至表扬孔子，则又只‘圣之时也’一句，即《中庸》‘溥博渊泉而时出之’，以窥测底里，即曰‘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’，又曰‘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’，则圣人之言行动作，其时之足以世为天下法，则去处已是人所共见闻、共信从而昭彰莫掩，若其时之所由来究竟终藏处，如许之大之深，却不去讲求探索，是何境界，是何端倪？能使造化常出此时，以妙应无方；能使圣人常率此时，以泛应曲当。故世人止滞知能之迹，而不知求知能之蕴。今欲见得其蕴无他，说他无知，却明白晓了，而毫发不差；说他无能，却活泼周旋，而纤微悉举；说他有知，却原非思虑，虽分晓而实沕穆；说他有能，却原非黽勉，虽活泼而实浑沦。似有而不容以有执，似无而不可以无忘。将谓几属于人，而人力殆难至是；将谓几属于天，而天心渺不可穷。果是这个知能，言思路绝而难于形状者。然独喜周公之颂文德，而曰：

‘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’夫穷索以为知，分别以为识，皆吾人之作而致其聪明者也，今曰‘不识不知’，则森列目中者，可以一时而俱泯；帝固尊高难见，则实日监在兹，皆吾人之忽而委诸茫荡者也，今曰‘顺帝之则’，则知能之深远者，亦随处而毕露。夫尘念既息，则

神理自彰；天德出宁，则造作俱废，其机固每相乘除也已。况吾夫子自言：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，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。孟子自言：‘我善养吾浩然之气，至大至刚，塞乎天地之间。’此与周公之言文德者，信乎其为先后一揆而有志于圣神造化之蕴者，其尚于是而竭才究心可也。”

问：“此心每日觉有二念，善念多为杂念所胜。又见人不如意，长生忿嫉。从容尚可调停，仓卒必至暴发，事已又生悔恨者。”

子曰：“心是活物，应感无定而出入无常，即圣贤未至纯一处，其念头亦不免互动。《定性书》中所云‘惟怒为难制’，则人情大抵然也。譬之天下路径不免石块高低，天下河道不免滩濑纵横。惟善推车者，其辕轮迅发，则块磊不能为碍。善操舟者，篙桨方便，则滩濑不能为阻也。况所云念头之杂、忿怒之形，亦皆是说前日后日事也。孔子谓不追既往，不逆将来。工夫紧要，只论目前。今且说此时相对，中心念头果是何如？”

曰：“若论此一时，则此已恭敬安和，只在专志听教，一毫杂念也自不生。”

曰：“吾子既已见得此时心体有如此好处，却果信得透彻否？”

大众忻然起曰：“据此时心体，的确可以为圣为贤而甚无难事也。”

曰：“诸君目前各各奋跃，此正是车轮转处，亦是桨势快处，更愁有甚么崎岖可以阻得你？有甚滩濑可以滞得你？况‘民之秉彝，好

是懿德’，则此个轮极是易转，此个桨极为易操，而王道荡平，终身由之而何有于崎岖滩濑也。故《易经》自黄中通理便到畅四肢、发事业，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、圣而神。今古一路学脉真是简易直截，真是快活方便，便奈何天下推车者日数千百人，未闻以崎岖而回辙，行舟者亦数千百人，未闻以滩濑而倚橈。而人之学圣贤者，则车未曾推、舟未曾发而预愁崎岖之阻、滩濑之艰，此岂途路之扼吾人哉？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？诚不可不自省也。”

问：“别后工夫常苦间断，奈何？”

子曰：“工夫得不间断方是圣体。若稍觉有间，纵是平日说有工夫，亦还在凡夫境界上展转，都算帐不得。故学者欲知圣凡之分，只在自考工夫间断不间断耳。”

曰：“工夫不能超凡入圣，恐多是不熟所致？”

曰：“凡境与圣体相去如天渊之隔，相异犹水火之反。凡境工夫纵熟亦终是凡，如水纵热亦只是水，不可谓水热极便成火也。”

问：“平日在慎独上用工颇为专笃，然杂念纷扰，终难止息，如何乃可？”

子曰：“学问之功，必须辨别源头分晓，方有次第。且言如何为独？”

曰：“独者，吾心独知之地也。”

“又如何为慎独？”

曰：“吾心念虑纷杂，或有时而明，或有时而昏，或有时而定，或有时而乱，须详察而严治之则慎也。”

曰：“即子之言，则慎杂非慎独也。盖独以自知者，心之体也，一而弗二者也。杂其所知者，心之照也，二而弗一者也。君子于此，因其悟得心体在我，至隐至微，莫见莫显，精神归一，无须臾之离散，故谓之慎独也。”

曰：“所谓慎独者，盖如治其昏而后独可得而明也，治其乱而后独可得而定也。若非慎其杂又安能慎其独也耶？”

曰：“明之可昏，定之可乱，皆二而非一也。独知也者，吾心之良知，天之明命而于穆不已也。明固知明，而昏亦知昏，昏明二而其知则一也。定固知定，而乱亦知乱，定乱二而其知则一也。古今圣贤惓惓切切，只为这些子费却其精神，珍之重之，存之养之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总在此一处致慎也。”

曰：“然则杂念俱置之不问耶？”

曰：“隶胥之在于官府，兵卒之在于营伍，杂念之类也。宪使升堂而隶胥自肃，将帅登坛而兵卒自严，则慎独之与杂念之谓也。今不思自作宪使将帅，而惟隶胥兵卒之求焉，不亦悖且难也哉？”

子曰：“独之灵体，通彻于帝天；独之妙用，昭察于率土。《中庸》指其为见显，则慎之所自起。《大学》严之于好恶，而慎之所由施。”

子曰：“夷惠冉闵诸公总未跳出善人窠臼。今要跳出，则须先过信人一关。盖善即圣堂，广大无边，贯通不隔，万物皆备，千载同然，中间却有一个门限，所谓‘信有诸己’也。只到此关，则人人生疑，信者万无一二，既信关难过，则美大圣神、深宫密室，又安能窥其邃奥、享其荣盛哉？”

问：“孔子临终逍遥，窃想其气象，不惟先能知得时节，而其归止去向，似极大安乐。不识可闻其概否？”

子曰：“诸君遽忘所谓本来面目也耶？夫形体虽显而其质凝滞，本心虽隐而其用圆通。故小人长戚戚者，务活其形者也；君子坦荡荡者，务活其心者也。形当活时，尚苦滞碍，况其僵仆而死也耶！心在躯壳，尚能圆通，况离形超脱，则乘化御天，周流六虚，无俟推测。即是此时对面，而其理固明白现前也已！”

有问：“平生极喜谈玄，一闻人可长生，真是踊跃不胜。但往往求师指示，皆欲我将形气修炼，其工夫又觉甚苦。今闻本来面目之说，方认得长生是指此个东西，然而此个东西，如何下手修炼也？”

子曰：“此个东西，本来神妙，不以修炼而增，亦不以不修炼而减。其最先下手，只在自己能悟，悟后又在自己能好能乐，至于天下更无以尚，则打成一片，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矣。若悟处不透，与

好乐不真，则面目虽露，而随物有迁。验之心思梦寐之间，倏然而水，倏然而火，倏然而妖淫，倏然而狗马，人化物，而天真之本来者，将变灭而无几矣。噫！可畏也。”

子曰：“闻之《语》曰‘仁者寿’，夫仁，天地之生德也。天地之德生为大，天地之生也，仁为大。是人之有生于天地也，必合天地之生以为生，而其生乃仁也；必合天地之仁以为仁，而其仁乃寿也。古诗书之言寿也，必曰无疆，必曰无期。夫无期也者，所引之恒久则尔也是，仁之生生而不息焉者也；无疆云者，所被之广博则尔也是，仁之生生而无外焉者也。是以大人之生也，生吾之身以及吾家，以及吾国，以及吾天下，而其生无外焉，而吾此身之生始仁也。生兹一日，以至于百年，以至于千年，以至于万年，而其生不息焉，而吾此日之生始仁也。如是而仁焉，而谓仁之不足为寿也，吾弗之然也；如是而寿焉，而谓寿之不本于仁也，吾弗之然也。”

子曰：“微乎渊哉！斯道之为蕴，而此心之为妙乎？流通于万窍，而形质莫之或拘；枢幹夫三才，而端绪莫之或泥。内外两忘，而无人之弗我；形神浑化，而无我之非天，则非惟身寿之不足为重轻，即名寿且无能为久近矣。”

子曰：“天地无心，以生物为心。今若独言心字，则我有心，而汝亦有心；人有心，而物亦有心，何啻千殊万异？善言心者，不如以‘生’字代之，则在天之日月星辰，在地之山川民物，在吾人之视听言动，浑然是此生生为机，则同然是此天心为复。故言下着一‘生’字，便心与复，即时浑合，而天与地、我与物，亦即时贯通联属而不容二也已。”

问：“万物皆备一章，其说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有宋大儒，莫过明道，而明道先生入手，则全在学者须先识仁。而识仁之说，则全是体贴万物皆备于我一章。今学者能于孔门求仁宗旨明了，则看孟子此章之说，其意便活泼难穷矣。盖天本无心，以生万物而为心，心本不生，以灵妙而自生。故天地之间，万万其物也，而万万之物，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。天地之物，万万其生也，而万万之生，亦莫非天地之心之灵妙所由显也。谓之曰‘万物皆备于我’，则我之为我也，固尽品汇之生以为生，亦尽造化之灵以为灵，则我之与天，原非二体，而物之与我，又奚有殊致也哉？是为天地之大德，而实物我之同仁也。反而求之，则我身之目，诚善万物之色；我身之耳，诚善万物之音；我身之口，诚善万物之味；至于我身之心，诚善万物之性情。故我身以万物而为体，万物以我身而为用。其初也，身不自身，而备物乃所以身其身；其既也，物不徒物，

而反身乃所以物其物。是惟不立，而身立则物无不立；是惟不达，而身达则物无不达。盖其为体也诚一，则其为用也自周。此之谓君子体仁以长人，亦所谓仁人顺事而恕施也。岂不易简，岂不大乐也哉？其有未诚者，事在勉强而已。勉强云者，强求诸身也。强求诸身者，强识乎万物之所以皆备尔也。果能此道，则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，物我浑合之几，既体之信而无疑，则生化圆融之妙，自达之顺而靡滞。尚何恕之不可行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？故思欲近仁，惟在强恕，将图强恕，必务反身。然反身莫强于体物，而体物尤贵于达天。非孔门求仁之至蕴、而孟氏愿学之的矩也欤哉？”

问：“寻常如何用工？”

子曰：“工夫岂有定法？不佞有时静思此身百年，今已过多半，中间履历，或忧戚苦恼，或顺逆忻欢，今皆眴然如一大梦。当时通身汗出，觉得苦者不必去苦，忻者不必去忻，终是同归于尽。翻然再思，过去多半只是如此，则将来一半亦只如此，通总百年都只如此，却成一片好宽平世界也。”

或曰：“圣人常言‘君子坦荡荡’，恐亦于此处见得而然？”

子曰：“果然！果然！”

问者诘曰：“然则喜怒哀乐皆可无耶？”

曰：“喜怒哀乐皆因感触而形，故心如空谷，呼之即响，原非其本有也。今只虑子之心未坦荡耳。若果坦荡方可言未发之中。既是未发之中，又何患无已发之和耶？君子戒谨恐惧，正怕失了此个受用，

无以为位天地育万物本原也。”

问：“近时用工，殊觉思虑起灭，不得宁妥者，谓之奈何？”

子曰：“天下事理，皆先本根，本根既正，则末节无难矣。今度所论工夫，原非思虑之不宁，实由心体之未透也。盖吾人日用，思虑虽有万端，而心神止是一个。遇万念以滞思虑，则满腔浑是起灭，其功似属烦难。若就一念以宰运化，则众动更无分别。《易》曰：天下何思何虑，天下殊途而同归，百虑而一致。夫虑以百言，此心非果无思虑也，惟一致以统之，则返殊而为同，化感而为寂，浑是妙心，更无他物，欲求纤毫之思，亦了不可得也已。”

问：“‘扫尽浮云而见青天白日’，与吾儒宗旨同否？”

子曰：“后世诸儒亦有错认以此为治心工夫者，然与孔孟宗旨则迥然冰炭也。夫《语》《孟》俱在，如曰‘苟志于仁，无恶也’，又曰‘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’，又曰‘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’。看他受用，浑是青天白日，何等简易？又何等方便也。”

曰：“既是如此，何故世人却不能尽如孔孟耶？”

子曰：“此则由于习染太深，闻见浑杂，纵有志向学者，亦莫可下手也。”

曰：“此等习染见闻，难说不是天日的浮云。故今日学者工夫，

须如磨镜，将尘垢决去，方得光明显现耳。”

子曰：“观之孟子谓‘知皆扩充’，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显现，但吾心觉悟的光明与镜面光明却有不同。何则？镜面光明与尘垢原是两个，吾心之先迷后觉却是一个。当其觉时，即迷心为觉；则当其迷时，亦即觉心为迷。除觉之外，更无所谓迷；而除迷之外，亦更无所谓觉也。故浮云天日、尘垢镜光俱不足为喻。若必欲寻个善喻，莫如冰之与水，犹为相近也。若吾人闲居放肆，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，譬之水之遇寒而凝结成冰，固滞蒙昧，势所必至。有时共师友谈论，胸次潇洒，则是心开朗，譬之冰遇暖气，消融成水，清莹活动，亦势所必至也。况冰虽凝而水体无殊，觉虽迷而心体具在，方见良知宗旨，真是贯古今、彻圣愚、通天地万物而无二无息，孔孟之功，真是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而开太平于万万世也已。”

友人有请训迪者。子曰：“圣贤惓惓垂教天下后世，有许多经传，不为其他，只为吾侪此身，故曰‘道不远人’。且不在其他，而在于此时，故曰‘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’。夫此身此时立谈相对既浑然皆道，则圣贤许多经传亦皆可以会而通之。如《论语》所谓‘时习而悦’、‘朋来而乐’，《中庸》所谓‘率性为道’、‘修道为教’，《大学》所谓‘在明明德’、‘在亲民’，《孟子》所谓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间，字字句句，无一而不于此身此时相对立谈而明白显现兼总条贯矣。由此观之，天下之人只为无圣贤经传唤醒，便各各昏睡，虽在大道之中而忘其为道，所以‘百姓日用而不知’。及至知之，则许

多道妙、许大快乐即是相对立谈之身，即在相对立谈之顷现成完备而无欠无余。如昏睡得醒之人，虽耳目惺然爽快，然其身亦只是前时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。故曰‘天之生斯民也，以先知觉后知，以先觉觉后觉’。诸君能趁此一刻之觉而延之刻刻，积刻成时，又延一时以至时时，积时成日，又延一日以至日日，久之以至终身岁月，皆如今此相对立谈而不异焉，则源泉涓滴，到海有期，核种纤芽，结果可待。生意既真，便自久久不息，而至诚统一之境，只在此时一觉之功以得之而无事旁求也已。”

问：“日来所教，尚有求而未得者。”

子曰：“子于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，未尝或昧，是汝心之本然明否？”

曰：“是心之本明也。”

曰：“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，未尝或差，是汝口之本然能否？”

曰：“是口之本能也。”

曰：“心本明而知未尝或昧，口本能而言未尝或差，则此身此道果不离于须臾也。”

曰：“今蒙开示，果然如睡，既唤而醒然有所得矣。”

曰：“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，而今日之既得亦复知之，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能言之，而今日之既得亦复能言之，则此身此道不止不离于须臾，而可引之终身也。况以圣贤经传而会通之，则心之

已得未得而一一知之不昧，即所谓‘明明德’也。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，即所谓‘率性之谓道’也。以心之所明者、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与切磋讲究，即所谓‘在亲民’而‘修道之谓教’也。学者如是学，即所谓为之不厌而时习而悦也。教者如是教，即所谓诲人不倦朋来而乐也。然则孟子所谓人性皆善者，固于此益信其不诬，而所谓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间者，亦可立待以观乎至诚无息之妙矣。”

问：“诸生此时闻教不止昏睡获醒，且觉志意勃勃兴动而不能自己者！”

子曰：“此道生机在于吾身原是至真无妄，至一无二，故虽不及后世训诂之学有几许道理可以寻思，亦不及后世把捉之学有几许工夫可以操执，然而些子良知之知、些子良能之能，却如有源之泉，涓涓而不断，有种之芽，滋滋而不息，可以自须臾而引之终身，从今日而通之万世。穀足受用，固无甚余剩，亦无缺欠也。”

曰：“先儒谓随时体认天理，恐亦是此意否？”

子曰：“‘天理二字，是某自家体贴出来’，此明道先生语也。盖明道之学在先识仁，其谓‘不须穷索，不须防检’，直是见得此理与天同体，冲漠而无朕，如何索得？运行而无迹，如何执得？然孩提不虑而知是与知，孩提不学而能是与能，则又天之明命在人自尔虚灵，天之真机在人自尔妙应。故只从此须臾之顷悟得透、信得及，则良知以为知，若无知而自无所不知，良能以为能，若无能而无所不能。所

谓明德也者，应如是而明；所谓率性也者，应如是而率。赤子之心不失而大人入圣之事备矣。不然，从思索以探道理，泥景象以成操执，彼方自谓用力于学，而不知物焉，而不神迹焉，而弗化于天然自有之知能，日远日背，反不若常人——虽云不知向学，而其赤子之体尚浑沦于日用之间，若泉源虽不导而自流，果种虽不培而自活也。”

诸生咸踊跃再拜曰：“吾侪自昨晚以至今日，反求诸心，果然未尝顷刻而不明白，亦未尝顷刻而不活泼也。虽居人世，实与天游矣！夫子之造化吾侪也何其大且远也耶！”

问：“诸生领教于天机之妙固已跃然，但不征以人事，又恐或涉于虚玄，奈何？”

子曰：“天机人事原不可二。固未有天机而无人事，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机。只缘世之用智者外天机以为人事，自私者又外人事以求天机，而道术于是乎或几于裂矣。所以孔孟立教为天下后世定个极则，曰‘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’。孝者，孩提无不知爱其亲者也；弟者，少长无不知敬其兄者也。故以言乎身之必具则曰‘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’，以言乎时之不离则曰‘一举足而不敢忘，一出言而不敢忘’。

‘迩可远’，在兹也则廓之而横乎四海；‘暂可久’，在兹也则垂之万世而无朝夕。此便是‘大人不失赤子之心’之实理实事。后世不察，乃谓孝之与弟，止举圣道之切近者为言。噫！天下之理，岂有妙于不

思而得者乎？孝弟之不虑而知，即所谓不思而得也。天下之行，岂有神于不勉而中者乎？孝弟之不学而能，即所谓不勉而中也。故舍却孝弟之不虑而知，则尧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。舍却孝弟之不学而能，则尧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。即如赴海者流须发于源泉，而桔槔沼潴纵多无用也。结果者芽须萌于真种，而染彩镂画徒劳而鲜功也。其曰‘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’，岂是有意将浅近之事以见尧舜可为？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径、明揭造圣之指南，为天下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、一切拂经之人而起死回生也。诸君能日用周旋于事亲从兄之间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，俾此身此道不离于须臾之顷焉，则人皆尧舜之归而世皆雍熙之化矣！”

子在会，每每训诸童子耳目聪明白：“此即是汝之良知，终日终夜更无不知之时也。”

诸童子各各应声如响，或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，如何孔子复有此叹？”

子曰：“圣人此语，正是形容良知无须臾离，如曰人皆晓得由户，则其终日所行何莫而非斯道也。”

或曰：“既是人皆晓得，如何却有殴父骂母之辈？”

子曰：“此辈固是极恶，然难说其心便自家不晓得是恶也。”

或曰：“虽是晓得，却算不得。”

子曰：“虽是算不得，却终是晓得。可见人心良知果是须臾不离

也。”

或者默然。

子因呼在坐者曰：“不佞有一语与诸君商之，孔子云‘人性相近’是说天下中人居多，故其立教亦以中庸为至。即如此会四五百人，谁便即到得尧舜然？其道只是孝弟，孝弟则人人可为也。亦谁便肯身为盗跖？但只是大人，却亦不能无过。只是过则能改，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今日若说聪明，必如圣人，则此学人未易承当；若说作恶皆如盗跖，则此学人亦难招认。岂知天生大圣人，固是不偶；其生大恶人，亦是不偶。故今日吾侪多是中人，既是中人，则迁善改过可以勉强而不终于下愚，爱亲敬长亦可勉强而不背乎上智。如此为学，其学可尽通于贤愚；如此为会，其会可大通于远近；如此为道，其道可直达于古今。故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。吾人出世一场，得亲见天下太平亦足矣，又何必虚见空谈清奇奥妙，割股庐墓、希望高远，而终不足以济实用；又何必束手缚足、畏缩矜持而苦节贞凶也哉！”

五华书院大会，诸生有讲“仕而优则学”章者。

子曰：“汝曹今日且须究竟圣贤平生所学者为学个甚么？所仕者为仕个甚么？如《大学》诚意正心修身是所谓学，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所谓仕，中间贯串一句只说‘明明德于天下’，至其实作用只是个孝者所以事君、弟者所以事长、慈者所以使众，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。细说似有两件，贯穿实为一事。

故孔子言志，独以‘老安’、‘少怀’、‘朋友信’为个话头。看他所志如此，则学便是学这个，仕便是仕这个，此外更无所谓学、更无所谓仕，亦更无所谓志也已。”

大理诸生讲《颜渊问仁》一章、《司马牛问仁》一章、《樊迟问仁》一章、《子路问政》一章、《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》一章既毕，郡守莫君请子启迪。

子顾诸生语曰：“适讲说许多书，俱是敷陈世间道理。今大众聚于一堂，如此坐立，如此相问，却是面前实事。诸生各以方才口中说的道理，与今身上的行事打个对同，果浑然相合耶？抑尚不免有所间隔也？”

诸生默然。

子作而叹曰：“适才许多讲说，却与汝辈身上一些对同不来，则推之平时窗下之读诵，与他日场中之文词，皆只是一段虚见，一场闲话，而一套空理矣，与汝竟何益耶？故今讲孔子的书，便须体察孔子当时提醒门下诸贤的一段精神。盖当时诸贤，亦如汝辈欲理会道理来者，孔子则句句字字，只打归各人身上去，求个实落受用，如答颜渊、仲弓，以至于子路、子贡，莫不同是此段精神。就是后来记者将此议论作成经书，汉宋诸儒将此经书演成注疏，我国家制令，又将经书注疏立成科试，及诸上司岁时进讲，皆是接续孔子当时一段精神，使天下万世，人人皆得个实落受用耳。”

时一堂上下，将千百余众，咸肃然静听，更无有一人躁动者。

子亦端坐，少顷，因谓莫守曰：“试观此际诸生意思何如？”

莫守忻忻起曰：“此时一堂意思，却与孔门当时问答精神，大约相似。”

子曰：“岂惟精神可与对同，即初讲诸书，亦可以一一对同也。盖此一堂，下如舆从，次如乡约父老，次而胥吏，次而生儒，又上如郡邑僚属，其人品等级，诚难一概。若论此时静肃敬对，一段意气光景，则贱固不殊乎贵，上亦无异于下。地方远近，不能为之分；形体长短，不能为之限。譬之洱海之水，其来有从瀑而下者，有从穴而出者，今则澄汇一泓，镜平百里，更无高下可以分别。既无高下可以分别，则又孰可以为太过？孰可以为不及也哉？既浑然一样，而无过不及，则予与郡邑，以是意先之劳之，诸士民，亦以是意而顺之从之，相通相爱。在上者真是鼓舞而不倦，在下者亦皆平正而无枉，欲求一不仁之事、不仁之人，于此堂之前后左右也，宁不远去而莫可复得也耶！吾人能以此段平明之体而养之于中，便可以语司马牛之心存不放；能以此段平明之心而推之于众，便可以语仲弓之所恶勿施。又能扩而充之，便可以语颜子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矣。故孔门宗旨，只是教人求仁，而吾人工夫，只是先须识仁。此时此会，堂下上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爱乐之情，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觐面之视，百千其耳而共一灵灵倾向之听，百千其口而共一肃肃无诤之止，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济济不动之立站。故圣人指点仁体，每曰：仁者人也。又曰：君子之道，本诸身，征诸庶民。正说此堂，我是个人，大众也是个人，我是这般

意思，大众也是这般意思。若识此一段意思，便识得当时所谓天下归仁者，是说天下之人，都浑然在天地造化一团虚明活泼之中也。此一段虚明活泼之仁，从孩提少长，便良知良能，所谓：人之生也直，而无或枉也。即愚夫愚妇，皆与知与能，所谓用中于民也。孔门惟颜渊、仲弓，此段意思能自承当，所以于己便复得礼，于人便行得恕，故一可为邦，一可南面，直是此个体段承当得来，便自无我无人，无远无近，而浑然合一。若子张、子路诸贤，不肯输心向这里承当，却谓圣贤之学，必有个异乎人处，所以或见我不如人，或见人不如我，或见古不如今，今不如古，或见凡不是圣，圣不是凡，较短论长，是内非外，或失则太过，或失则不及，或失则躁动，或失则怠倦。至于司马牛、樊迟，则圣人虽把目前事指点与他，他却必要生疑，盖他定说：圣人为学，决有别一种道理，而不应如此易易也。 “

于时满堂闻者，翕然称快，至依依恋恋不忍别去。因命之歌，则歌《南山》五章，命再歌，则歌《胜日寻芳》一首。

子顾诸生笑曰：“汝我之依依恋恋，庶几乎东风面目，而愷悌乐只矣乎！满堂上下，亦庶几乎千红万紫，而邦家之基之光矣乎！况天地生机，充长无尽，自兹方而遍之天下，从此日而引之终古，其万年而无疆无期也，亦在汝我之勉力何如耳？”

子敬起以称谢于郡邑僚属暨诸师生，师生及各僚属，亦再四于子致感。时方朝雾净展，杲日空悬，光耀临阶，昭融特甚。子复揖诸君而申论之曰：“太阳有赫，吾明德也。古之人光被四表，即明明德于天下，而天下归仁也。慎之哉！此际人已相通，心目炯炯，是则海底

红轮，而复以自知处也。颜，何人哉？希之则是。惟诸君珍重珍重！”

盱坛直论

下卷

吴郡门人曹胤儒编次

东粤门人杨起元校正

新都后学程开祜重校

明德子罗子大会于南京之凭虚阁，或问：“君子之道，费而隐”。

子曰：“诸君试看，六经中语道之文，曾有如此‘费’字之奇特者乎？盖吾夫子学《易》，到广生大生去处，满眼乾坤，如百万富翁，日用浩费无涯，乃说出这个字面。善体圣心者，便从‘费’字以求‘隐’字，则富翁之百万宝藏，一时具见矣。故‘费’是说乾坤生化之广大，‘隐’是说生不徒生，而存诸中者生生而莫量；化不徒化，而蕴诸内者化化而无方。故“费”字之奇，不如“隐”字之尤奇，“费”字之重，又不如“隐”字之尤重。费则只见其生化之无疆处，而隐则方表其不止无疆，而且无尽去处。”

又曰：“圣人的确见得时中分明，发得时中透彻，不过只在此个费隐。故曰：溥博渊泉而时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夫时中即是时出，时时中出，即是浩费无疆，宝藏无尽，平铺于日用之间，而无人无我；常在乎目睫之下，而无古无今。真如巨富之家，随众穿也穿不了，随众喫也喫不了，随众受用更也受用不了。君子尊德性者，是尊此个德性；敬畏天命者，是敬畏此个天命；乐其日用之常者，是乐此个日用之常；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，是不失此个赤子良心。后世道术无传，于天命之性，漫然莫解。便把吾人日用恒性，全不看上眼界，全不著在心胸，或疑其为恶，或猜其为混，或妄第有三品，遂至肆无忌惮，而不加尊奉敬畏，则卒至于索隐行怪而反中庸矣。盖由其不见大用显行，遍满穹苍，便思于静僻幽隐处着力，谓就中须养出端倪，又谓看喜怒哀乐以前作何气象？不见孩提爱敬，与夫妇知能，浑然天然大道，便思生今反古，刻意尚行，而做出一番奇崛险怪，惊世骇俗之事。此岂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，遂至反中庸者哉？”

子会于从姑山之长春阁，忽问新城在川黄君天祥曰：“君是黄家子否？”曰：“是。”曰：“既是黄家子，胡不管黄家事？”黄君亦有省，但曰：“非欲不管黄家事，其如主人弱何？”子曰：“虽孱弱主人，才管事，黄家犹有靠托。如弗肯管，即强壮无益，而黄家亦虚生此子也。”在坐皆矍然。

子大会建昌之城隍庙，呼文塘黎君允儒及宁国梅井郭君忠信辈，语之曰：“只是孝弟，便是尧舜，便是明明德于天下。譬之溪涧，此为一窞，此为一淙，殊觉小小，群山合流，众壑聚派，即为江河；一人孝弟，一家孝弟，而人人亲长，即唐虞熙皞之盛，不难也。”

会中有问孝弟如何为仁之本者。子曰：“古本‘仁’作‘人’，最是。即如人言树必有三大根始茂，本犹根也。夫人亦然。亦有三大根，一父母，一兄弟，一妻子。树之根，伐其一不荣，伐其二将稿，伐其三立枯矣。人胡不以树为鉴哉！”

云台余君承诏，在城隍庙会中，举孔子“十有五志学”为问。

子曰：“只今坐中有五六十者，有三四十者，有初发心者，有久学问者，恐皆不如吾夫子起初十五岁时也。”

思泉黄君乾亨问：“讲学者多云当下，此语如何？”

子曰：“此语为救世人学问无头而驰求闻见、好为苟难者引归平实田地最为进步第一义，故曰：人情者，圣人之田。然须有许多仁聚礼耨家数，方可望收成结果也。但到此工夫渐就微密，若无先觉指点，则下者便影响难入，高者便放荡无检。故孔子谓：君子中庸，君子而时中；小人中庸，小人无忌惮。可见中庸也只是一般，但不能如君子戒谨恐惧，加以时习，便放滥无所归著，而终为小人耳。”

闻者共惕然曰：此正今时学者大病，孔子所以重忧夫学之不讲而诲人不倦也。

子大会于建昌城南文峰王氏之家祠，中抚石井傅君默盱、斗阳张君嶺輩相与笑谈，有及于素共讲学而未肯承当者，其友曰：譬之酒家，某何尝不卖酒，但耻挂招牌耳。

子问曰：“何耻也？”曰：“酒少。”子曰：“此个酒海，浸人没顶，君自不知耳。”既而改容悼叹曰：“此宇宙间学问一大宗旨也。且说‘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’，谁不作酒，谁不招客，又谁不云我只沽酒与人，何以招牌为哉？细细究之，此乃何等心肠，却是陷在乡愿窠臼中，孔孟防之，所以曰阉然媚于世者，德之贼也。盖吾心之德，原与天地同量，与万物一体，故欲明明德于天下，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者，正恐自贼云耳。故曰，谓其身不能者，贼其身者也。夫父母全而生，子全而归。孔子东西南北于封墓之后，孟子反齐止嬴于敦匠之余，固为天地生民，亦为父母此身。盖此身与天下原是一物，物之大本只是一个讲学招牌，此等去处须是全付精神透彻理会、直下承当，方知孔孟学术如寒之衣、如饥之食，性命所关，自不容已。否则将以自爱适以自贼，故大学之道，必先致知，而致知在格物也。”

子参滇藩，时大会楚雄书院，当斯时也，父老子弟，群然而集。见诸声歌，间以钟鼓，堂上堂下雍雍如也。适郡邑命吏胥执事供茶，循序周旋，略无差爽。因诸生中有言“戒谨恐惧不免为吾心宁静之累”者。子详发之曰：“群胥进退恭肃，内固不出，外亦不入，虽欲不谓

其心宁静不可得也。如是宁静，正与戒惧相合，而又何相妨耶？今世业举子者，多安意于读书作文，居则理家，出则应务，自以此为日用常行。至论讲学作圣贤，却当别项道理，且须异样工夫。故每每以闭户静坐为宁静，以矜持把捉为戒惧，欲得乎此而恐失乎彼者，殆将十人而九矣。曾不思，天命率性，道本是个中庸，中庸解作平常，固平常之人所共由也，且须臾不可离，固寻常时刻所常在也。诸士子试观，适才童冠击鼓考钟，一音一响，铿铿朗朗，诸父老并立而听，亦一字一句，晓晓了了，以至群胥执事供茶，亦一步一趋，明明白白，一堂何曾外却一人？一人何曾离却一刻？而不是此心之运用，此道之现前也耶？”

有一生曰：“戒谨恐惧，相似用功之意，或不应如此现成也。”

子曰：“诸生可言适才童冠歌诗、吏胥进茶时，全不戒惧耶？其戒谨全不用工耶？盖说做工夫，是指道体之精详处；说做道体，是指工夫之贯彻处。道体既人人具足，则岂有全无工夫之人？道体既时时不离，则岂有全无工夫之时？故孟子云‘行矣而不著，习矣而不察’。所以终日于道体、工夫之中，尽是宁静，而不自知其为宁静；尽是戒惧，而不自知其为戒惧。天下古今，莫不皆然也。”

又曰：“汝诸士子身心，具有此个光明至宝，通昼彻夜，照地烛天，随汝诸士子出外居家而不舍，替汝诸士子穿衣喫饭而不差，相似宁静而又戒惧，相似戒惧而又宁静。常常在于道学门中，亦久久在于圣贤路上，却个个不肯体认承当，而混混昧昧，枉过此生，亦真可惜也已。”

子按騰州卫及诸乡大夫士复请大举乡约。迨讲圣谕毕，父老各率子弟以万计咸依恋环听，不能舍去。子呼晋讲林生问曰：“适才汝为众人讲演乡约善矣，不知汝所自受用者，复是何如？”

林生曰：“自领教来，常持此心不敢放下。”

子顾诸士夫叹曰：“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。”

林生竦然曰：“不知（是）心是何物耶？”

子乃遍指面前所有示曰：“汝看此时环侍老少，林林总总，个个仄着足而立，倾着耳而听，睁着目而视，一段精神，果待他去持否？岂惟人哉？两边车马之旁列，上下禽鸟之交飞，远近园花之芳馥，亦共此段精神，果待他去持否？岂惟物哉？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，和如风气之暄煦，蔼如云烟之霏密，亦共此段精神，果待他去持否？”

林生未及对，而诸老幼咸跃然前曰：“我百姓们此时欢忻的意思，真觉得同鸟儿一般活动，花儿一般开发，风儿日儿一般和畅也，不晓得要怎么去持，也不晓得怎么是不持。但只恨不早来听得，又只怕上司去后，无由再听得也。”

子曰：“汝诸人所言者就是汝诸人的本心，汝诸人的心果是就同着万物的心，诸人与万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。盖天地以生物为心，今日风暄气暖、鸟鸣花发，宇宙之间，浑然是团和乐。今日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顺和睦，安生守分，闾阎之间亦浑然是一团和乐。和则自能致祥，如春天一和则禽畜自然生育，树木自然滋荣，苗稼自

然秀颖，而万宝美利无不生生矣。况人家一和而其兴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尽言耶？故适来童子歌诗谓‘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；乐只君子，万寿无期’，‘乐只’二字亦正是一团和乐之谓也。汝等老者已不必言，若许多后生小子，肯时时忍耐，不使性气于亲长之前、不好争斗于邻里之间、不多杀害于六畜之类以去斫丧这一团和乐之意，则千年万载，长时我在汝腾越地方矣！又何必恨其来之迟而怕其去之速耶？”

言讫，众皆淫淫涕下，子强止之，乃散去。林生复同诸士夫再三进曰：“公祖谓诸老幼所言既皆浑是本心，则林生所言者何独不是心耶？”

子复叹曰：“谓之是心亦可，谓之不是心亦可。盖天下无心外之事，何独所持而不是心。但既有所持则必有一物矣！诸君试看，许多老幼在此讲谈，一段精神，千千万万、变变化化，倏然而聚，倏然而散，倏然而喜，倏然而悲，彼既不可得而知，我亦不可得而测，非惟无待于持，而亦无所容其持也。林生于此心浑沦圆活处，曾未见得遽云持守而不放下，则其所执者，或只意念之端倪，或只见闻之想像，持守益坚而去心益远矣。故谓之不是心亦可也。”

林生复进而质曰：“诸生平日读书，把心与意看得原不相远。今公祖断然以所持只可当意念而不可谓心，不知心与意念如何相去如此之远也？”

子叹曰：“以意念为心，自孔孟以后大抵皆然矣！又何怪夫诸君之错认也哉？但此个却是学问一大头脑，此处不清而谩谓有志学圣，

是犹煮沙而求作糜，纵教水干柴竭而糜终不可成也。”

诸缙绅请曰：“意念与心既是不同也，须为诸生指破，渠方不至错用工也。”

子叹曰：“若使某得用言指破，则林生亦可以用力执持矣。”

诸君闻而叹曰：“然则不可着句指破便即是心、而稍可着力执持处便总是意念矣！《易》曰‘复其见天地之心’，林君欲得见天地之心而持循之，其尚自复以自见始。”

于是林生及诸缙绅请于明伦堂联会四日而后别。

梅井郭君问：“乃见天则，与发而皆中节，同异？”

子曰：“喜怒哀乐发皆中节，天则也。但物感之来，其应甚速，苟毫发逾节，即其则不中，此岂一时思虑所能防范，而一念拟议所可矫强也耶？即使思虑而出之，矫强而合之，于‘天则’二字亦相去径庭矣。故《易》曰：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吾辈于斯语，不可看太高远。《礼记》谓：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孟子曰：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夫赤子之心，纯然而无杂，浑然而无为，形质虽有天人之分，本体实无彼此之异。故生人之初，如赤子时，与天甚是相近。奈何天生而静，后却感物而动，动则欲已随之，少为欲间，则天不能不变而为人，久为欲引，则人不能不化而为物，甚而为欲所迷且蔽焉，则物不能不终而为鬼魅妖孽矣。到此等田地，其喜怒哀乐，

其徒失天之则？亦且拂人之性；岂惟拂人之性，亦且造物之殃。此处又何可着力也耶？今日果欲天则本然，一一于感发处，节节皆中得恰好，更无毫厘之过，亦无毫厘之不及，停停当当，成个中和。此即后天而奉天时，顺而循之，而非勉强之能与，卒而应之，而非意见之能及。善学者，于此处要识得！难以用功，决须猛省，逆将回转，说道：吾人与天，原初是一体，天则与我的性情，原初亦相贯通；验之赤子乍生之时，一念知觉未萌，然爱好骨肉，熙熙恬恬，无有感而不应，无有应而不妙，是何等景象，何等快活！奈何后因耳目口体之欲，随年而长，随地而增，有一段性情，初焉偏向自私，已与父母兄弟相违，自少及壮，则天翻地覆，不近人情者，十人而九矣。今日既赖师友唤醒，不肯甘心为物类妖孽，不肯作人中禽兽，便当寻绎，我起初做孩子时，已曾有个至静的天体，又曾发露出许多爱亲敬长，饥食渴饮，停停当当至妙的天则。岂今年长，便都失去，而不可复见也耶？要之，物感有时而息，则天体随时而呈，不惟夜气清明，方才发动，即当下反求。若人言我是好人，便生喜乐；言我是禽兽，便生愤怒，亦是明明白白，停停当当，原不爽毫发分厘也。既是天体依旧还在，却须即时发一个大大的志愿。如何志愿要大？盖天的体段，原无一物不容，原无一物不贯。若有外之心，便不可合天心也。此心，如要万物皆为吾体，万年皆为吾脉，则须将前时许多俗情世念，务于奉承耳目口体，徇物肆情，一付当污浊杂扰，会转移窒塞此心之虚灵洞达的东西，痛恨疾仇，惟恐其去之不远，而决之不清焉。然后收拾一片真正精神，拣择一条直截路径，安顿一处宽舒地步，共好朋友涵泳优游，忘年忘

世，俾吾心体段，与天地为徒，吾心意况，共鸢鱼活泼。其形虽止七尺，而其量实包太虚；其齿虽近壮衰，而其真不减童稚。到此境界，却是廓然大公，却是寂然不动，其喜怒哀乐，安得不感而遂通，又安得不物来顺应也耶？如此喜怒哀乐，以应天下国家，又安得不位天地，不育万物，而成圣神功化也耶？故细细反观，今日不患天则之不中，惟患天心之不复；不患天心之未复，惟患所见之不真。其见既真，则本来赤子之心完养，即是大人之圣。人至大圣，便自然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时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矣。许大受用，原是生下带来至宝，又岂肯甘心于耳目口体之欲，致堕落禽兽妖孽之归。其猛省勇往，固有挽之而不容自己者矣。于此可见，朋友讲学一节，真是人生救性命大事，非寻常等伦也。珍重！珍重！”

陈光庭南辕的启云：子在留都，会于焦弱侯园中。弱侯究竟佛旨，曰：“达摩西来，直指见性成佛。佛门无上菩提，孔门语上的指，老师甚深微妙，意将逢人饮以醍醐，今且平平，纯以孝弟慈立教，只为二乘说法。昔孔圣于中人以上语上，即不于中人以上语下也。子意云何？子笑而答曰：“我今即不说佛，只因无佛可说，逢人无上可语，即亦无语非上。”

子贻澹园焦太史书云：“晦庵先生谓夫子志学，是志于大学，大学之止至善只是学古之大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尔，欲明明德于天下即是

立己立人，达己达人，而为仁也。求仁之方则又只是不怨不尤、反之于己而设身处地焉耳矣。又云，岂惟孔子，即伊尹身任先觉，亦视民之饥溺犹己饥溺之。今世道之根本在此学，此学之根本在朋友，朋友不能相信不免诽议，岂尽其本心哉？亦以得失之故、闻见之偏蔽陷其心之良，所谓斯民饥溺，大人视之，正思被发纓冠、奔走救援，方是不怨不尤之怨，而欲立欲达之仁也。不此之图，而惟适己之便焉，此在沮溺之徒则可，拟之夫子望我辈之心，我与公等自待之志，其可否？恐不待辨而自明也已。”

子谓熊君应皋曰：“德之不修由学之不讲也。盖学则有义可徙，有过可改。故四者之忧，惟不学为大也。其或讲之，而不予徙义改过是亟，吾夫子之忧又当何如？”

子谓杜君蒙曰：“学问端的，只认此体原无动摇。一切念头，如浮云之过太虚。太虚之中，不拘不留，真是主张操纵，更无执滞也。”

杜自是有吟风弄月以归之意。

少林沈君懋学问曰：“日中时有得处，旋即失之，亦时有明处，旋即暗之。如何乃可常常保守之也？”

子曰：“子之所苦，不当在失与暗时，而在得与明时也。盖圣人

之学，原是天性浑成，而道心之微，必须几希悟入，其中本着不得一念，而吾人亦不可以一念着之也。今不求真诀点化，而强从光景中分别，耿耿一念以为光明，执住此念以为现在。不知此个念头，非是真体，有时而生，则有时而灭；有时而聚，则有时而散。故当其得时，即是天根；当其明时，即是暗根；当其欣喜时，又便是苦根也。”

如真李君登问曰：“今时诸士子只徇闻见，读书逐枝叶而无根本，不知道可反兹未习也？”

子曰：“枝叶与根本，岂是两段。观之草木，彻首彻尾，原是一气贯通，若首尾分别，则便是死的，虽云根本，堪作何用？要之，还看吾辈用功志意何如。若是切切要求根本，则凡所见所闻，皆归之根本。虽解牛斫轮之贱技、鸢鱼庭草之微物，古人俱得以明心见道，而况五经四书，尤圣贤精蕴所寄者乎！若是个寻枝觅叶的肚肠，则虽今日尽有玄谈至论，亦将作举业套子矣。”

如真李君问《易》，谓“君子终日乾乾夕惕，若不知乾乾二字与性性之说亦有分别否？”

子曰：“‘乾乾、性性’此语，泛看亦似相同，但古之圣贤立言制字，必是各有着落。即如古人云‘乾坤二卦本是阴阳’，作《易》者不曰‘阴阳’，而曰‘乾坤’，盖指其性情而言之也。以此观之，则先儒谓性性为能存神，明白就其体段凝定处说；至《易》谓‘终日

乾乾’，明白就其工夫奋发处说。但乾乾虽说工夫，而不知顺性之体，则把捉操持，或犯助长之病；性性虽说体段，而不知法乾之用，则散漫精神又至忽忘之失。若善会性命，而能使骨肉俱为浑化，则其体用，亦自相停妥也已。”

南昌松屏何生镕问曰：“今若全放下，则与常人何异？”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曰：“既无以异，则何以谓之圣学也哉？”曰：“圣人者，常人而肯安心者也；凡人者，圣人而不可安心者也。故圣人即是凡人，以其自明，故即凡人而名为圣人矣。凡人本是圣人，因其自昧，故本圣人而卒为凡人矣。”

子谓何生镕曰：“但能一觉，则日用间可以转凡夫而为圣人；不能一觉，则终身弃圣体而为凡夫。弃圣为凡，则虽读书万卷、功名极品也，只如浮云超忽、草木荣朽而已。”

白下秋潭瞿君文炳问：“能知即圣人然乎？”

子曰：“知后方可入圣焉耳，非即圣人也。盖良知心体，神明莫测，原与天通，非思虑所能及、道理所能到者也。吾人一时觉悟，非不恍然有见，然知之所及犹自肤浅。此后须是周旋师友，优游岁月，收敛精神，凝结心思。思者，圣功之本也。故思曰睿睿者，通微之谓也。通乎昼夜之道，而知方可言通；动而未形有无之间，方可言微。至此，则首尾贯彻，意象浑融，觉悟之功与良知之体，如金光火色，锻炼一

团，异而非异，同而非同，但功夫虽妙，去圣则尚远也。”

曰：“如何犹不足以语圣耶？”

曰：“观于孟子谓‘大而能化，圣不可知’，则圣人地位，亦自可以意会矣。”

子之第三孙怀智问道，子曰：“圣谕六言尽之。”问功夫，曰：“圣谕六言行之。”请益，曰：“圣谕六言达之天下。”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六言行之天下，尧舜孔孟其犹病诸？”

智问修身。子曰：“舍圣谕六言而修，是修貌也，非修身矣。《中庸》曰：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。”

子谓智曰：圣谕六言，其直指吾人日用常行，不可须臾离之道乎？

广德李大参天植问：“先生说‘形色天性’一章，闻与众不同，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其说也无甚异，但此语要得孟子口气。若论口气，则似于形色稍重，而今说者多详性而略形色，便觉无意味也。大要亦是世俗同情，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躯，不以为重。及谈性命，便更索之玄虚，以为奇特。孟軻氏惜之，故曰‘吾此形色，岂容轻视也哉？’即所以为天性也。惟是生知安行、造位天德如圣人者，于此形色方能实践。

谓行到底里，毕其能事。如天聪天明之尽，耳目方才到家，动容周旋中礼，四体方才到家。只完全一个形躯，便浑然方是个圣人。必浑然是个圣人，始可全体此个形色。若稍稍勉而未能安、守而未能化，则耳必未尽天聪，目必未尽天明，四体动容必未尽能任天之便，不惟有愧于天，实有愧于人也。故邵子天根月窟之咏，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，而终之曰三十六宫都是春。盖形躯本是属阴，若天根月窟既相往来，则坤爻十八总为乾爻之所统，一似悉该四季以作长春。所以修心炼行者，亦必名之曰纯阳也。”

乐安詹侍御事讲以学请正，曰：“学贵静乎？”子曰：“不宜离动。”曰：“在动处着力乎？”曰：“宜不失静体。”曰：“功宜何著乎？”曰：“心兮本虚，致虚要（极）矣，何著？”

侍御常以寂为忧，曰：“性中万象森然，何寂之忧？然则何如而为得力乎？”曰：“知得力处便是不得力处，不知得力处便是得力处。总之，道具吾心，而吾身实在道中。真机随处洋溢，工夫原无穷际。一念不通之人者，非道也；一息有间于道者，非功也。”

养贞詹侍御尝问“本体何如”。子曰：“无体之体，其真体乎？”

问工夫何如，曰：“无功之功，其真功乎？”

问体可见乎，曰：“仁者见之止谓之仁，智者见之止谓之智，不见之见乃真见也。”

又尝问三教何以别，曰：“无而无，始堕于偏空；有而无，适得乎中正。”

问何以致良知，曰：“无思无虑者良知之体，倘以有思虑致之，犹方底而圆盖，必不合矣。”

杜应奎问曰：“先生勉人每曰‘尧舜君民事业，世道范范’，如何下手？”子曰：“只在此时一念。”奎曰：“一念足乎？”子叹曰：“且问世间何事不成于一念，但世人极艰极险，蹈海攀崖，百死一生，各有甘心者，只尧舜君民一着皆畏难苟安，更无一人切心，又安怪夫至治之不复见于天下也？”

张生钥请教言。子曰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人于是处彻却，则此身在天地间，纵作孩提直至皓首，与造化消息，浑成大片，道家者流，所谓呼接天根，吸通月窟，更无可着拣择，可容回避之地之时也。故诗云：昊天曰明，及尔出往；昊天曰旦，及尔游衍。所以君子必戒慎、必恐惧，正以天命之性，即上帝临之，无敢或贰其心焉耳。不知 从事乎此，而误于事为应迹，比拟思量，纵偶有合处，亦是远人为道，难语于纯天之妙也。”

子尝谓门人及诸孙曰：“前此诸大儒先生，其论主敬工夫，极其严密，而性体平常处，未先提掇，故学者往往至于拘迫。近时同志先达其论良知学脉，固为的确，而敬畏小心处未加紧切，故学者往往无所持循。”

子谓复所杨太史起元曰：“我从千辛万苦，走遍天下，参求师友，得此具足现成、生生不息大家当。往往说与诸人，奈诸人未经辛苦，不即承当。今一手付与吾子，吾子笃信弗疑，安享受用，即是讨便宜了。虽然创业者固艰，守成者不易，若不兢兢业业，物我共成，虽得之必失之。古之守成业者，致盛至端，有望于吾子矣。”

子尝谓门人曰：“予自壮及老，尝梦经筵进讲，后得杨贞复而梦不复矣。”

嘉靖甲子冬，天台耿师檄不佞儒置之留都之明道书院，勖之以圣学。时与偕者，同里东溟管子志道，及广德冲涵李子天植。天植闻学久，间谓儒曰：“君试将天下事判断了，作一圣人。”儒时有省。志道曰：“此语未有头脑。君连日闻师友所谈性命语，似解之而无所心

会，乃独于此语，若有当焉者何也？”儒曰：“予于所谓判断也者，似有契焉，不知其他。”无何，近溪罗师以将入覲谒耿师，至院中征儒所得。儒对曰：“近李生勖儒，将天下事判断了，作一圣人，不知可否？”罗师曰：“圣人如何去做？”志道接语曰：“近承宗师面命，将此点明体，时时提醒。”罗师曰：“此语近之，然如何唤做明体？”耿师曰：“渠二子新入会，无门面话头，所说皆实话。兄可点与明体，俾使下手。”时察院门首，有击鼓报入者。罗师因鼓击问儒曰：“闻否？”儒对曰：“闻。”又问：“寐时闻否？”曰：“不闻。”又问：“若人一旦捐馆时闻否？”曰：“不闻。”又问：“寐时、死时，此耳在否？”曰：“在。”罗师笑曰：“此虽近于异教家话，然究竟寐时、死时，此耳现在，如何不闻？看来闻者是你，便是明体。人有此而闻，有此而生，不然便是死人。今人都将耳目口体奉事，却不将此明体照管，便是枉了此生，孟子所谓‘先立乎大’，如是。”儒时忤然。耿师复顾儒曰：“从此点默识默识。”儒唯唯。

次日，耿师延罗师于明道书院为会。时与会者，见麓蔡公国珍、养旦刘公应峰、肖谦蔡公悉、桂岩顾公阙、鹤皋周公希旦、甌山张公燧，而儒与管君志道、李君天植及白下李君登、杨君希淳、焦君竑、吴君自新、金君光初、宁国郭君忠信、吴君礼卿侍。耿师举酒属坐上诸公曰：“仆昨游天界寺，问寺僧行有实修者否，住持以无对。仆时回顾此寺若空。前按陕时，至一县，县官皆不法，仆时看此县亦若空。

今茫茫宇宙，若无一人焉担当，则天下后世必有秦无人焉之叹。仆今日请诸公对天发一大誓愿，将天地万物担当一担当，待至捐馆时，满得此愿，方才是一个人。”诸公皆曰：“然、然。”罗师曰：“孟子当时急务，只是要正人心，仆今日只要诸公讲学。”诸公又曰：“然、然。”临别，罗师顾吴礼卿曰：“子从宗师及予游久，如何不见长进？”礼卿曰：“不敢不勉。”罗师曰：“只是讲学，只是聚朋友便了。予今覲回，不见子家座上常有二三十客，便是子学不长进矣。”

又次日，儒偕太岳杨希淳、东溟管志道辈追送罗师于江之浒，各奉杯茶。问杨君曰：“日来与诸君所谈，觉够手否？”杨君曰：“有够手，有不够手。”师愀然曰：“如何便不够手？如饮此茶，君送我酬，君已而各饮，何等不思不勉，何等从容中道，如何便不够手？”

嘉靖乙丑夏，不佞儒侍家大人斗墟府君宦抚溪。适罗师自宁国丁外艰过溪城，宿皋司。儒往侍教，师征儒新功。儒对曰：“觉道不费些子气力处，大有受用。”师曰：“不费些子气力极是。但孔子发愤处如何说？”儒对曰：“孔子发愤，为讨此受用，故继之曰乐以忘忧。”师曰：“然。吾人学问，如舟车，然车轮之发、舟帆之上，必费些力。比至中途，轮激帆扬，何须致力。”居顷之，师问曰：“此时心地如何？”儒对曰：“觉无物。”师又曰：“此便是。”师顷又曰：“觉

得帐否？”儒对曰：“恐当不得帐。”师曰：“然。这是光景会散。”又扣数语，师首肯曰：“如子所说，都是学问脉路，想是明白，无劳多谈。只是人行我行，人歇我不歇，如是做去，五六年便熟了，便是圣人路上人了。”临别，又嘱儒曰：“不肖幼学时与族兄问一亲长疾。此亲长亦有些志况，颇饶富，凡事如意。逮问疾时，疾已亟。见予弟兄，数叹气。予归途，谓族兄曰：‘某俱如意，胡为数叹气？兄试谓我兄弟读书而及第，仕宦而作相，临终时还有气叹否？’兄曰：‘诚恐不免。’予曰：‘如此，我辈须寻个不叹气的事做。’予于斯时，便立定志了。吾子勉之。”

乙丑秋初，不佞儒走盱拜师素幄中，师留儒从姑晚坐。师忽问儒所得。儒对曰：“近来见得无声无臭而广生大生天之道也，故尝理会无思无为之本，使此未发发时澄澄湛湛，则随时随手达顺将去，天地万物有所不能达，而范围曲成在是矣。”师曰：“此亦几于并归一路甚好，然有所见莫不是妄否？无思无为之本，澄澄湛湛，莫不是着想成一光景否？亦果能时时澄湛否？随时随手，果能动中否？”儒时无对。师又曰：“如吾子所见，则百岁易簪时欣欣瞑矣。吾则以为真正仲尼临终不免叹口气也。”次早，梳洗顷，师顾儒大声曰：“大丈夫须放大些志气，莫向枯冢里作活计！”儒大有省，而疑根则未释也。师勸儒久住山中，儒亦眷眷不能别。

在川黄君谒师从姑，晤儒询新功，儒曰：“年来理会吾无思无为之本，觉不费些子气力，而老师不许，何也？”黄君曰：“予向来用功，亦多如此。迩见老师，以为终难成就。”俄而永新莘田蒋君广亦来叩儒，儒答：“如前。”蒋君曰：“此在闲道人或可，若要做顶天立地大汉子，恐别有说。”翌日，儒独晤蒋君于蟾窟之上，蒋以所闻于师者为儒悉之，且讲孟子居广居、行大道、立正位章大义，又曰：“人言近老之学类禅，此不知近老者。近老之言间引夫禅，而近老之学，真正孔子脉路，断断不差，渠尝曰‘做人莫喫人现成茶饭，须造茶饭与人喫’，有味哉言之也！且近老甚有意于君，君莫负之。”儒因蒋君言，遂思师所云孔子临终叹气也者，悱然会心，即举以语黄君。黄君曰：“子近因老师顿挫数番，亦觉有省，昔人云‘昨夜窗前看明月，晓来不是日头红’，予平生汲汲为学，非见老师，几枉过此生。”

师在从姑，谓诸生曰：“诸友为学，须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志，时时刻刻用工，后日方有成就。若只茫茫荡荡度日，岂不惜哉！”

师谓黄君元吉曰：“古今学者皆晓得去做圣人，而不晓得圣人即是自己，故往往去寻个作圣门路，殊不知门路一寻，去圣万里矣！”

师尝曰：“人能体仁，则欲自制。传曰‘太阳一照，魍魉潜消’是矣。若云克去己私是原宪宗旨，不是孔颜宗旨，盖孔氏求仁，其直指名仁惟曰‘仁者人也’，夫己非所谓仁耶？刘狮泉说颜子博约重二‘我’字，夫我独非己耶？今有将‘克己’‘己’字必欲守定旧解，殊不知认‘己’字一错，则遍地荆榛，令人何处安身而立命也？”

怀苏钱礼部问曰：“《定性书》与先识仁宗旨同否？”

师曰：“孔门之教主于求仁，程伯子以识仁为学者所先最为确论，须大公顺应，方是克己全功，则《定性》之言与识仁之论正互相发明者也。”

姑山师友朝食顷，与坐者思泉黄君乾亨、文塘黎君辈十余人，不佞儒曰：“吾侪十余人，今日在此闻学，他日无分穷达，能为十余路福星，庶几哉不负师训也。”师曰：“是不难。如予一人能孚十友，十友各孚十友，百人矣；百友各孚十友，千人矣；由千而万而亿，达之四海运掌也。”

师尝曰：“学问须要平易近情，不可着手太重，如粗茶淡饭随时遣日，心既不劳，事亦可了，久久成熟，自然有悟。盖此理在日用间，原非深远，而工夫次第亦难以急迫而成。学能如是，虽无速化之妙，却有隽永之味也。”

师曰：“学问原有两路，以用功为先者，意念有个存主，言动有个执持，不惟己可自考，亦且众共见闻；若性地为先，则言动即是现在，且须更加平淡，意念亦尚安闲，有忌有所做作，岂独人难测其深浅，即己亦无从验其长益。纵是有志之士，亦不免舍此而趋彼矣。然明眼见之则真假易辨也。”

师游姑山之一线天，思泉黄君、文塘黎君及儒辈偕。师仰见天光，呼儒而语之曰：“吾辈今日之学，须从天地未辟之先、吾身未生之先，而溯极于先而无先，自一气太息震荡之后、此身托木销化之后，而要极于后而无后，开大眼孔，放大心胸，看看始得。”儒曰：“唯唯。”黄君俯而思，师笑曰：“才一伫思，剑去久矣。”

师独坐姑山之双玉楼，不佞儒侍，师忽问曰：“如何为先立乎大？”儒对曰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”又问：“如何作用？”儒对曰：“明明德于天下。”师喜，又问：“作用次第如何？”儒对曰：“老吾老及人之老，长吾长即人之长，幼吾幼及人之幼。孔子所谓：老安，少怀，朋友信是矣。”师曰：“然、然。”

次日，相携山游，高下跻陟顷。师遽问曰：“赤子不虑而知之知，与圣人不思而得之知，吾子今何似？”儒对曰：“只此应师之知便是。”又问曰：“有思虑否？”对曰：“无。”又曰：“能终无思虑否？”对曰：“往者不追，来者不逆。”又曰：“当下何如？”曰：“平平地。”又曰：

“忽不平平地，如何？”曰：“平平地。”

已而思泉黄君、太湖南沙罗君以礼亦至。师迎谓曰：“日与曹子几番问证，似能先立乎大。”儒对曰：“荷师口生。”师曰：“然，然。子令尊、令堂，生子仅七尺已耳，予生子，弥宇宙身矣。”

丙寅春正，儒自金溪谒师于姑山之长春阁。师问曰：“近日工夫，都够手否？”儒对曰：“不敢言够手，但不敢歇手。”师曰：“不歇手便够手了，然亦有时忘否？”对曰：“正苦不能浑然忘耳。”曰：“不能浑然忘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憧憧为扰，而频觉照也。”曰：“何处以之？”对曰：“觉了亦自融得。”曰：“此等憧憧，日间多否？”对曰：“多。”曰：“觉了便多了。”顾谓鉴湖宁君诤曰：“不觉底便道少。”儒时悚然汗也。

迨夕，师予儒辈同宿禅床，师鸡鸣起坐，儒辈亦起坐，忽闻群僧诵《圆觉经》，至所谓“梦幻”云者，师问儒曰：“梦幻之云，虽梵书语，亦理会否？”儒对曰：“即空中之花，由瞪目而生，空实无花也。”曰：“此语果何所指？”对曰：“凡一切世界，以暨心思，皆是也。”曰：“如此，则子之世界、心思，皆能无有耶？”对曰：“亦自了然，第未易消融耳。安庆任斋朱君钩字秉重者，从旁捷出曰：“但我出头，他自不能胜。”师叹曰：“此皆空花语也，且曹子亦会翻帐，屡言不悟，难悟也哉？夫一切世界，皆我自生，岂得又谓有他？若有见他，即有对，有对即有执，对执既滞，则愈攻而愈乱矣。能觉一切是我，即立

地出头，自他既无，执滞俱化，是谓自目不瞪，空原无花也。”儒大有省，因下榻拜谢，起谓朱君曰：“可谓消我颠倒想矣。”师亟曰：“未、未。子将古人何语印证？试速道来。”儒即对曰：“语有之，‘能己复礼为仁’。”师曰：“子君得为君子儒也已。”儒旧字醇夫，师因改字汝为，即于灯下撰字，说一通中，有“神龙渊潜，罔可窥睹”及其“乘虚驭云，施及六合”，已而“霄晴雨歇，了无纤踪”诸语。书毕授儒，笑曰：“非予好为侈语，此字说有如符印然，将此学一手交付与子矣。勉之勉之！”

次日，师携诸生，过师之泗石溪别墅，儒与思泉黄君、文塘黎君、南沙罗君、心文王君潜侍。儒问曰：“双江聂先生所谓归寂者，何谓也？”师曰：“此主静之别名也。”儒曰：“此等工夫何如？”师曰：“究竟此等工夫还是多了，然在初学或未可少。”罗君曰：“与顾諱之说如何？”师曰：“颇同。”王君曰：“与止观之旨如何？”师曰：“亦似。”师因曰：“此等工夫虽同，然在学者深浅，各有不同，须得一明师，随材随时指点，始得不谬。”

有客偶举此里之人，有为鬼所祟者。

儒曰：“人能为学做个人，虽上帝无能违焉。苟徒事于小，木魅花妖，谁何之矣？”师曰：“此《灌夫传》所谓千金良药也。”

诸生听之。师因杂阅诸名公文集，多不快心，随午饌毕，众意熙洽。师曰：“善哉！程伯子之语‘识仁’也，谓‘识得此意，不须防

检，不须穷索’。彼岂务作侈语耶？良由直见天地万物浑然一体，故曰‘大不足以名之’。若反身未诚，犹是有二，以己合彼，终未有之，又安得乐？故学者果然识得，诚自己诚，己外无诚；妄由己生，己外无妄，则一是百是，而存养省治，方是把柄在手。即如今日吾侪合志同方，徐徐而食，食毕而起，且坐且谈，莫非本体，亦莫非工夫，固无善状，亦无过举，又何彼己之可分，而真妄之可辨哉？时时如此透彻，便是万物我备，便是学以致道，即此‘学’字，殆亦从人强名之耳。”因顾儒曰：“予平生不作语录，因与子两番议论，今寓笔矣。”良久复曰：“笔踪若行人，庶有省者乎！”儒拱立曰：“师若不留笔踪，不能亲炙吾师者，何由自淑？”师颌之曰：“坐。”

师尝曰：“‘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’，相远原起于习，习则原出于人，今却以不善委为气质之性，则不善之过，天当任之矣，岂不冤哉？”又曰：“性善一着，是圣凡之关，只一见性善，便凡夫而立地成圣矣。孔子以后，惟孟子一人，直截透露，其他混账，则十人而九。此不是他肯自放过，盖此处千重铁壁，若非真正舍死拼生一段精神，决未许草率透过也。”

或谓：此性各在当人，稍有识者，谁不能知？况我平生最用力于此，自意亦颇能知，但有时见，有时不见，有时持，有时忘之，不能恒常不失耳！

师曰：“君言知性如此之易，此性之所以难知也。大约吾人用功，

须以圣贤格言为主，不见孟子之论知性，必先之以“尽其心者知其性也”，苟心不能尽，则性不可知也；又谓“知其性则知天矣”，故天未深知，则性亦不可为知也。君试反而思之，果如古圣贤既竭心思，而天聪明之尽矣乎？今时受用，果许得如《中庸》‘天下至诚，惟能知天地之化育矣’乎？即不论心思聪明之难尽、天地化育之难知，且如陆象山接见傅生暉，惊叹其面目殊常，神采焕发，问之，果夜来于仁体有体悟。故此性惟不能知，若果知时，便骨肉皮毛，浑身透亮，河山草树，大地回春。如人骤入宝所，则色色奇珍，随取随足，或为夜光而无所不照，或为如意而无所不生，安有见不能常、持不能久之弊？苟仍前只是旧日境界，我知其必然未曾有知也已。”

师曰：“《易》云‘极深研几’‘穷神知化’，俱是因此知体难待圆通，故不得不加许多气力、不得不用许大精神。今学者才略理会不通，便容易把个字眼来替，只图将就作解，岂料错过到底也？要之，欲明此事，必先遇人。仆至冥顽，于世情一无所了，但心性工夫，却是四五十年分毫不改。盖缘起初参得人真，遇得又早，故于天地人物，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，所以抬头举目，浑全只是知体著见；启口容声，纤悉尽是知体发挥，更无帮凑，更无假借。虽听者未必允从，而吾言实相通贯也。惟愿会中大众共坚一心、共竭一力，心坚力竭则不患不通一个真知、不患不成一个大圣矣！”

问：人有生知、学知、困知之别，今说不待培养，恐此惟生知乃能。”

师曰：“知有两样，有本诸德性者，有出诸觉悟者。此三个‘知’字，当属觉悟上看，至于三个‘知之’的‘之’字，却当属之德性。盖良知良能，原是人人具足、个个圆成。然虽圣人亦必待感触觉悟，方才受用得。但以其觉悟之速，便象生成使然，其次，则稍稍迟缓，故有三等不同。至谓‘及其知之一也’，则所知的德性，皆是不待学而能，不待虑而知，困知生知，更无毫发不同。后世因此‘知’不明，遂于德性作疑，说有气质之杂，而孟氏性善之言，更无一人信得过。纵去学问，亦如导泉而无源、植树无根，徒劳心力耳。”

问：“‘由仁义行非行仁义’是圣人事，学者必须从行仁义处起手，乃可？”

师曰：“此是两种学问，如商旅路途，一往南行，一往北走，难说出门时且向南然后又回转向北也。”

曰：“学须是由勉而安，恐人非生知，难遽语此。”

曰：“后世学术不明，只在此处混帐。盖行仁义与由仁义行是南北分歧处，由勉而安，是程途远近处。行仁义有行仁义的安勉，由仁义行亦有由仁义行的安勉也。”

又曰：“今日出门一步即从不虑不学处着脚趋向，尚且头头都是难事，节节都要精专，竭尽生平方得浑化。若更从外面比仿修为，徇

象执迹，出门一步已与良知良能之体不啻冰炭，做得闲熟一分，则去真心日远一分，做得成了家当，即如天渊之不相及矣！将以学圣而反至背圣，将以尽心而反至违心，惜哉！”

师曰：“圣人所以异于人者，以所开眼目不同，故随时随处皆是此体流动充塞，一切百姓则曰莫不日用，鸢飞鱼跃则曰察于上下，庭前草色则曰生意一般，更不见有一毫分别。所以谓‘人皆可以为尧舜’，‘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也’。我辈与同类之人亲疏美恶已自不胜隔越，又安望其察道妙于鸢鱼、通意思于庭草哉？且出门即有碍，胸次多冰炭，徒亦自苦平生耳。岂若圣贤坦荡荡，何等受用，何等快活也。”

师在山中，尝语人曰：“不肖之为人也，嗜好不他著，精神不他费，惟是此学以系命根，将《语》《孟》《学》《庸》以及《易经》悉涤尘埃，晶光天日，三十年来穿衣喫饭终日虽在人寰，注意安身顷刻不离圣域，是以披沥天心，号呼世梦中，或触怒生嗔，万死而终不回避也。”

师曰：“昔夫子告子路以生死矣第曰知生，告子路以人鬼矣第曰人事。盖谓死莫非生而鬼无非人也。夫知死无非生则古即今，今即古，而万世斯一矣；鬼无非人则明亦幽，幽亦明，而三才始统矣。人能以无最贵之灵生生之德而统三才一万世，则盈天地间固皆我之心神，

亦皆我之形骸也已。”

问：“晦庵先生谓‘由良知而充之，以至无所不知；由良能而充之，以至无所不能，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’。此意何如？”

师曰：“若有不知，岂得谓之良知？若有不能，岂得谓之良能？故自赤子即已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也。”

于是坐中诸友竞求赤子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而竟莫得其实，乃命静坐歌诗，偶及‘万紫千红总是春’之句，师因恍然叹曰：“诸君知红紫之皆春，则知赤子之皆知能矣。盖天之春见于花草之间，而人之性见于视听之际。今试抱赤子而弄之，人从左呼，则目即盼左，人从右呼，则目即盼右。其耳盖无时而不听，其目盖无处而不盼。其听其盼，盖无时无处而不展转，则岂非无时无处而无所不知能哉？”

诸友咸跃然起曰：“先生其识得春风面者矣！何俄顷之际而使万紫千红之皆春也？”

问：“今时谈学者皆有宗旨，而先生独无，何也？”

师曰：“此时我问子答是知能之良否？”

曰：“是知能之良也。”

曰：“此个问答要学虑否？”

曰：“不要虑不要学也。”

曰：“如此以为宗旨，尽是的的确，而君以为独无，何也？”

问：“近闻先生论天命之性，见得此身随处皆是天，岂不快畅？”

师曰：“子若如此理会，是谓之失而非所谓得也。”

曰：“如何却反是失？”

曰：“汝既晓得无时无处不是天命，则天命所在，即生死祸福之所在也。不知悚然生些戒惧，却见侈然谓可顺适，则天命一言，反作汝之狂药也已。”

师尝语会众曰：“孔门学习只一‘时’字，时则平平无奇而了无造作，时则常常如初而更无分别。人居静室而不异广庭，出宰事为而如对经史，烦嚣既远，趣味渐深，如是则坐愈静而意愈闲，静愈久而神愈会矣。”

师尝曰：“心为身主，身为神舍，身心二端，原乐于会合，苦于支离。故赤子孩提欣欣然常是欢笑，盖其时身心犹相凝聚。而少少长成，心思杂乱，便愁苦难当了也。世人于此随俗习非，往往驰求外物，以图遂安乐。不想外求愈多，中怀愈苦，甚至老死不能回头。惟是善根宿植、慧目素清的人，他却自然会寻转路，晓夜皇皇，如饥莩想食，

冻露索衣，悲悲切切于欲转难转之间，或听好人半句言语，或见古先一段训词，时则憬然有个悟处。方知大道只在此身，此身浑是赤子。又信赤子原解知能，知能本非虑学。至是精神自来贴体，方寸顿觉虚明，如男女媾精以为胎，果仁沾土而成种，生气津津，灵机隐隐，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为功，认为人力而人力殆难至是也。”

师尝语门人及子侄辈曰：“予三十年来，此道喫紧关心，夜分方得合眼，旋复惺惺，耳听鸡喔，未知何日得安枕也。”又曰：“予初学道时，每清昼长夜，只挥泪自苦，此等境界予固难与人言，人亦莫之能知也。”

丙寅儒将自溪返吴，诣盱辞师，师曰：“予有数语赠吾子行。”索纸书曰：“嗣乾坤而卦者曰‘屯’，《易》曰‘屯也者，物之始生也’，始生必蒙。屯之文曰‘利建侯’，‘我求童蒙’也。故曰‘君子以经纶’，又曰‘童蒙求我’，‘利居贞’也。亦曰‘包蒙，吉’，于是以贵下贱则得民，于是受以需则光亨。世之大不幸，只在无学，上下瞽瞍，为屯为否。君子者，以躬参赞，以极昌耀，倾否亨屯之责寄焉，故曰‘物不可以终否，受之以同人’。”

万历癸酉，师应诏起，复过留都，儒时游辟雍，谒师江干。留都诸缙绅毕集，儒与澹园焦君、秋潭翟君及秋官大夫卓吾李公、乾斋甘

公俱。师询儒新功。儒对曰：“力量浅劣，然吾师分授家事，不敢不领受支持。”师笑曰：“予分授家事，何如？”儒曰：“天地万物为一体，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为极致，所谓大学，所谓明明德于天下，是吾师之门堂阃域；老吾老及人之老，幼吾幼及人之幼，所谓仁义之实，所谓道迩事易，是吾师之日用事物；赤子不虑之良知、不学之良能，与圣人之不思不勉，天道之莫为莫致，是吾师之运用精神。”师笑曰：“予虽无如许层折，然大段亦得，吾子勉之。”儒对曰：“不敢不勉。”

卓吾李君曰：“《大学》一书，专言大人之学，虽庶人亦未尝不明明德于天下，此则吾夫子独得之学，千古圣人之不能同者。且圣人所谓人，千万世之天下，合为一人之人者也。子谓吾夫子欲明明德于万世，非止一时之天下已也。”师曰：然、然。

一夕，卓吾公论西方净土甚详。师笑曰：“南方、北方、东方，独无净土耶？”卓吾默默，众亦默然，久之寂无哗者。师曰：“即此便是净土，诸君信得及否？”有顷，卓老徐曰：“不佞终当披剔。”师顾儒曰：此意何如？儒对曰：“章甫而能仁，缁锡而素王，今人多未识得。”师曰：“然、然。”

淮南龙淮王君典问：“如何方能为圣贤？”

师曰：“今世上千百万人，难得一二个思为圣贤，及讲求作圣之方，辄复草草。如讨论几场事物，贯串几段经书，便云是明理要；如

执持一点念头，滞着方寸胸襟，便云是存心体。至于威仪行止以仿佛儒先动履，静坐端凝以希图圣神境界，及至终无成就，反委圣为绝学，却不思起初种子一差，末后何有结果？此止之不可不知，而学之不可不大有以也。”

乾斋公问曰：“念庵先生不信当下，其见云何？”

师曰：“除却当下，便无下手，何可不信？”

甘曰：“今人冒认当下，便是圣贤，及稽其当下，多不圣贤。此念庵先生所以不信也。”

师曰：“当下固难尽信，然亦不可不信。如当下是怵惕惻隐之心，此不可不信者也；当下是纳交要誉之心，此不可尽信者也。不可不信而不信之，则当下不识本体，此其所以不著察；不可尽信而苟信之，则当下冒认本体，此其所以无忌惮也。善学者，在审其几而已。”

甘曰：“怵惕惻隐，便是圣贤否？”

师曰：“此是圣体，扩而充之，便是圣贤。”

请问：“何以扩充？”

师曰：“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扩充之功也。若只见得怵惕惻隐之端，而不加扩充之功，亦只是闪电光，而难以语于太阳照也已。”

乾斋公问：“静而存养此心，动而体察成法，如此用功，可得不偏否？”

师曰：“不可如此分别。盖随动随静，皆是本心，皆当完养。但

完养之法，不可只任自己意思，须时刻警醒，必果无愧古之至圣。如孟子姑舍群贤三圣，以愿学孔子，夫岂能亲见孔子面耶？只是时时刻刻，将自己心肠，与经书遗言精神查对，用力坚久，则或见自己本心，偶合古圣贤同然处，往往常多，然细微曲折，必须印证过后，乃更无弊。若初学下手，则必须一一遵守，就是觉得古圣经书于自心未稳，且当虚怀，质正师友，决不可率意判断，以流于猖狂自恣之归也。”

盐城自泉孟君一元问：致中和，其义何如？

师曰：“圣贤学术，须先见得大处。即如今时见人，气象从容，应事妥帖，亦有目为中和者，此则仅足善其一己，而天下国家，未必推行得去。故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开口便说个天下，正欲恢扩吾侪器局，联属天下，以成其身。中则为大中，和则为太和，非是寻常小小家数。盖其根原自有慎独中来，所谓慎独者，正是出类拔萃，顶天立地，卓然一身于天地间也。如此志愿以为工夫，如此工夫以毕志愿，则天地万物浑为一体。当其喜怒哀乐未施設作用时，其体段精神已包涵无外，天下事皆从其中妙应，而为天下大本也；当发用施設时，则一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，一喜或可以造天下之福，中间节目，皆足以和平天下，而为天下之达道也。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慎独圣人，其中藏原非小可；以天下达道形容慎独圣人，其发用无不贯通处也。中和致极如此，果是包含遍复。大哉！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矣。”

师问儒曰：“闻春台蔡太守，在贵府，联友讲学甚善，第其语意何所提倡？”

儒对曰：“蔡公祖在会上，常举‘子曰：当仁不让于师’此‘当’字，如吴下当里役、当粮役之当，有役须当。愿会中诸君子，将仁当一当也。”

师曰：“此真夫子喫紧为人语也，然未易识得。盖夫子此语出口之时，将上下天地、往来古今、彼此人物，一齐勘破，一齐推倒，露无我无人之法体，发统天先天之眇论也。试绎思之，方觉有味。”

山阳杨君忆孟问：“如何为‘天命之性’，如何为天地万物一体？”

师曰：“夫四时百物，皆天矣，奚复于吾人而外之？出王游衍皆天矣，又奚复于此心而疑之？故《中庸》以天之命为人之性，谓人之性即天之命，而合一莫测者也。谛观今人意态，天将风霾则懊恼闷甚，天若开霁则快爽殊常。至形气亦然：遇晓则天下之耳目与日而俱张，际暝则天下之耳目与日而俱闭。虽欲二之，谁得而二之也哉？夫天道幽渺，其不已不离，原不假言说。而吾夫子首发明之以作《中庸》张本者，盖欲吾人识知天不离人，人不异天，则一切谋虑、一切云为，俨然上帝临之，即隐而见，即微而显，戒谨恐惧而莫敢邪妄，庶感人

心于和平，风世俗以淳厚，而王道荡荡平平之化可以会其有极、归其有极也已。噫！圣贤之慈悯吾人也，意亦至矣哉！”

坐中有问：“愚闻天下之道，皆从悟入。常观同志前辈，谈论良知本体，玄微超脱，夷考其作用，殊不得力，何也？”

师曰：“吾儒之学，原宗孔孟，今《论》《孟》之书具在，原未尝专以玄微超脱为训。然其谨言慎行，明物察伦，自能不滞形迹、妙入圣神者，原自《大学》之格致、《中庸》之性道中来也。盖物格以致其知，知方实落；达道以显其性，性乃平常。此个学脉，最是圣狂紧关，学者不可不蚤鉴而敬择也。”

坐中又有问如何识仁者，师曰：“仁者，天地之生德，活泼泼地昭著心目，苟一加察，即真机现前，仁识而天地万物自在其中矣，如见人入井而怵惕惻隐，则我与孺子原如手之扞足、唇之护齿，又焉有二体哉！”

万历戊寅，师自燕归，道吴门，过儒庐时，淮安梁君兆明随侍，谈顷。

师问儒曰：“子于吾言，俱能够手否？”

对曰：“蒙师指示，于日用间不见够手，亦不见不够手，第一念耿耿在。”

师曰：“云何耿耿？”

对曰：“人已感通之间颇难，昔人云：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，果非虚语，用是耿耿。”

师抚掌笑曰：“吾子原师耿楚侗，耿耿固宜。”已而正色曰：“只此耿耿，乾坤之所以不毁者在是。尧舜之兢业、孔子之忧愤而不知老，无非此意，吾子勉之。”

对曰：“不敢不勉。”

师曰：“可以行矣。”

儒强夕焉。次早师命驾，儒追送吴江之南，师止儒，因夜坐语至宵分，凡平日之所引而未发者，多为儒发之。

及曙乃别，师曰：“此学不易，吾子好为之，毋忘昨一宵之言。”

《盱坛直论》跋

曹胤儒

万历丙午初，不佞儒过了凡丈于吾苏之开元僧舍，相与扬榷斯学，盖溢志而尽其事已。袁丈曰：“迩来理学学生立言于世，没而不朽者，莫过于盱江近溪罗先生。先生近宗王文成，远溯程宗正，弘洙泗之风，而悬诸日月，恨予相遇之日疏也。犹幸座师岭南复所杨先生为先生门人，予时窃聆其绪言，杨先生今亦弃门生矣。予欲自适而不可，将参验而必之。子亲受业于罗先生且久，其何以道予先路？”不佞爰少述先师诲人大义，重以一二微言，袁丈则竦意而听焉，悱然若有所深解

焉。不佞遂出暇日手所编《盱坛直论》邀为校之，是亦有意存焉。袁丈袖之曰：“俟予卒业而更谋之子也。”越三四昕夕，袁丈过予石鼓草堂曰：“予反复是编，恍如挹罗先生之音容，而下风其警欬也者。杨师所谓若泛巨溟而游清都，匪虚也。今予亦无庸校矣，曷不亟梓之以公之人。”不佞诺之，徐与社中文所冯丈、吴西叶丈、省余黄丈、又玄尤丈商之，皆以为然。乃摭其繇跋之，转而授之新都程君仲秩，仲秩盖服膺是编者。万历己酉仲春既望，吴郡门人曹胤儒识。

《盱坛直论》整理后记

吹葫芦丝的阿布薰

《盱坛直论》是罗汝芳著作中最有影响者，牟宗三先生评价极高，牟先生晚年讲学著说，多引罗汝芳会语，而所引又皆出自《盱坛直论》，盖因先生晚年时常涵泳此书，颇有心得。牟先生席下弟子蔡仁厚先生亦认为《盱坛直论》最能显示近溪思想的特色与旨趣。

《盱坛直论》为罗近溪门人曹胤儒汇编，交由程开祜印刻。近溪门人众多，而最热心传播乃师学术者非杨起元、曹胤儒二人莫属。曹氏亲炙近溪多时，被当时学者及近溪众弟子推举为师门首席，深得近溪学旨，可以说曹氏是最解其师学术者，所以由其亲自择编之近溪语录，即《盱坛直论》，在众多近溪会语选本中亦最能得近溪学术精要，最能显露近溪学脉精神。

在当今没有善本佳刻的近溪全集出版，抑或全集浩繁无统，而《明儒学案》之《近溪学案》又失之简要的背景下，欲了解近溪学术，《盱坛直论》实在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

豫章后学某，身心受之近溪先生融萃颇多，又常考先生“明明德于天下”“明明德而不能明天下，德非其德”诸语，欲张扬此学术，奋励融萃天下人身心，遂以所购得凤凰传媒、凤凰出版社方祖猷、梁一群整理的《罗汝芳集》、广文书局《盱坛直论》程刻影印本、网络所传之仁博士点校《罗近溪先生明道录》，相互参证，删余掇缺，终成《盱坛直论》此电子版。某不计费心思但愁学力不足，望同参此道者海涵补订之。另，《直论》附有曹胤儒所撰《罗近溪师事状》，罗列近溪事迹甚详，本编阙如，待有余力，以得成全。

QQ: 272844836

